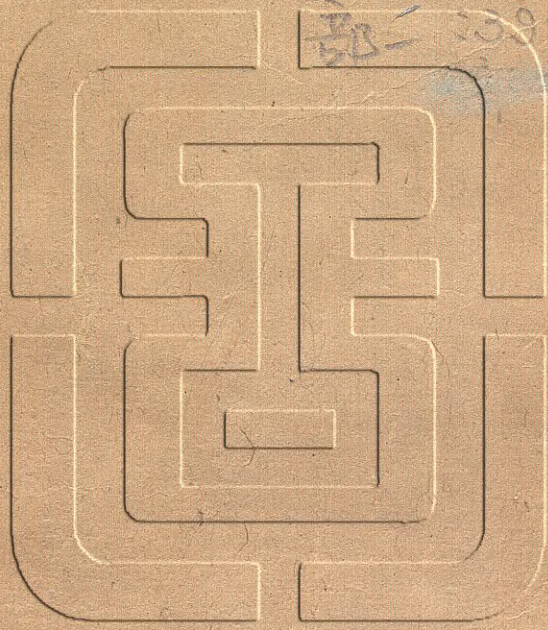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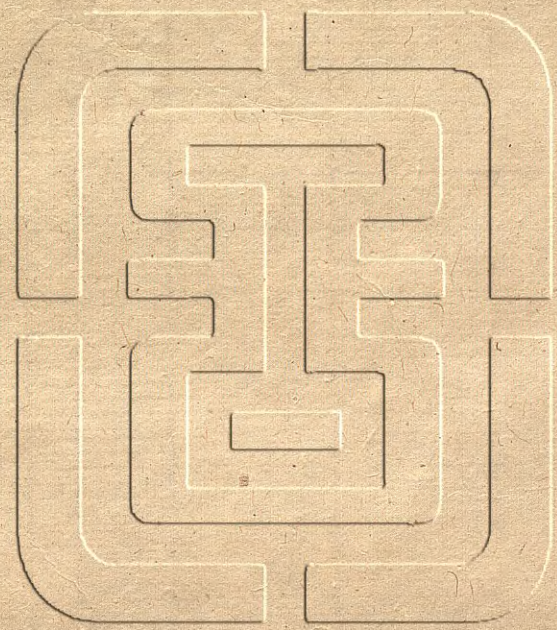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古130
854.)

部 = 39





金石萃編卷一百七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

唐六十七

使院石幢記

幢八面各高六尺七寸七分廣九寸
三行行二十八字正書在銅山縣

使院新修石幢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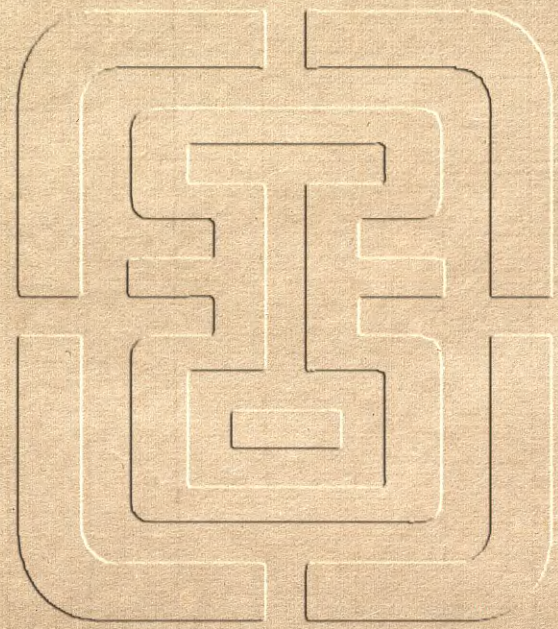
支度副使檢校司封郎中兼侍御史高瑀撰

節度判官御史內供奉譚藩書

唐元和十二年九月十二日徐之從等立石紀氏於府

之南端初

元日改公宰相歲自夏至冬



金石萃編卷一百七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唐六十七

使院石幢記

幢八面各高六尺七寸七分廣九寸
三行行三十八字正書在銅山縣

使院新修石幢記

支度副使檢校司封郎中兼侍御史高瑀撰

節度判口口御史內供奉譚藩書

唐元和十二年九月十二日徐之從事立石紀氏於府
庭之南端初元口岐公辛卯歲自夏臺帥奉

詔朝于京師

天子當展對百辟卿士登

公

于明庭曰自理珎隍邊風變和旣裘垂辟斂衽從教

子嘉于表文武僉同今之徐方控臨東極淮海閩

越千里遙賴地產堅金俗風用對河山鬱盤我武宜

揚故有鈇鉞印綬之賜

子之戎柄期於光大郡

邑之長司我風教蒸人壽夭繫厥二吏故別以符印備
以寮屬
子之耳目期於觀聽大野東原旣豬且

平織縞草木咸在征賦故皆命使期於營度城一十六

戶一十萬兵六十旅子盾戈戟戎車鐵馬洎翔口動植

宜咸頌焉

公拜稽首激誠淚

俯仰交感左右動色

讓德不獲改口而東紅旌大旆發自口口口都人縱觀炎

騰九衢以功

紹復再統儻節近古無儔是歲十一

月口口至于理所從一至于百千日無一息無一顧暫

忘嚮之

帝命舊府無積衣食曠乏則口聲武備

其可知矣假財于隣從儉于身戎裝完集將卒驍敢野

夫行謠四郡咸康故以戰則克以祀則福境有口口口

無驚波

有征之師以徐爲則

上多迺茂績

俾位冠于羣帥故有左揆之拜時無口口口乎哉

岐公之德宜在鼎彝矣噫連帥大府今天下三十有

九皆顯才聞人爲佐爲賓誠剛中和從事之道也離明

誠中和非從事之道也扶善與能鬼神潛光誰或給幽
闇○謂神無知故○同府常恐懼乎不至誠慎乎不
聞用明誠怡神離明誠媿神將此道也奉 我公

省○○○○希名氏之不朽則可轉之石烏足道哉

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使持節徐州諸軍

事兼徐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武寧軍節度○○○度

營田○○○中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襲岐國

公食實封七百五十戶李愿 元和六年十一月四日

上

攝節度副使高鳴 行軍司馬李進賢 攝營田副

使劉元鼎 節度判官譚藩 觀察判○○○察

支度○○○營田判官何授 郭行餘 節度叅謀

趙季黃 節度掌書記王叅元 張勝○ 觀察推

官○○○ 張仲舉 攝觀察推官鄭據 節度巡

官閻顏 攝節度巡官獨○○○ 巡官○○○

攝支度巡官鄭翱 營田巡官攝支度推官吳植

右使院新修石幢記元和六年十一月四日上舊唐

書憲宗紀元和六年十月以前夏州節度使李愿檢

校兵部尚書徐州刺史充武寧軍節度使史書除授

之日碑紀到任之日故差一月其襲封岐國公新舊

書俱失載其檢校尚書左僕射本傳載於除鳳翔節度之時不知在武寧時已自尚書遷僕射矣結銜有食實封而無食邑與苻璘碑同碑稱連帥大府今天下三十有九而元和二年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總計天下方鎮凡四十八相去不十年何以異同若此不可解也記末有一行云大宋皇祐六年甲午歲二月二日申使乞差兵匠白金銅門外出取到舊使院碑幢二座於新使院內豎立則當時固以為舊物而珍之今距皇祐又七百二十餘年其可寶更當何如石刻今在徐州此本為江都汪容甫所贈攷歐趙諸公皆未著錄近代藏金石家亦罕及之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此碑撰者高隅兩唐書傳稱瑒釋褐右金吾曹曹參軍累辟諸府從事歷陳蔡二郡刺史入為太僕卿大和初授檢校左散騎常侍許州刺史忠武節度使三年加檢校工部尚書又加檢校右僕射六年移授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等使徵為刑部尚書拜太子少傅復授檢校右僕射陳許蔡節度使綜其前後未嘗為支度副使檢校司封郎中兼侍御史與碑結銜全不合豈別一高隅而唐書無傳耶書者譚藩無傳然工書宗顏體與何顙齊名

蘇子由樂城集荅子瞻寄示岐陽十五碑詩所謂
譚藩居顏前何類學顏頗者是也岐國公李愿爲
西平王李晟第四子碑云岐公辛卯歲自夏臺帥
奉詔朝于京師辛卯卽元和六年以兩唐書本傳
考之蓋李愿自元和元年八月檢校禮部尙書兼
夏州刺史夏綏銀宥等州節度使至是入朝卽出
爲徐州刺史也愿之至徐州在六年十一月而碑
立于十七年九月亦闕六年之久矣傳稱無何有
疾以其弟愬代爲徐帥而不詳何年据舊書李愬
傳明云元和十三年五月移愬爲徐州刺史武寧
軍節度使代其兄愿此碑蓋立于愬未受代之年
也文但有序而無銘且建幢而非碑皆與他碑之
頌德政者異後列屬官姓名幾二十人而撰書之
高踞譚藩仍列其中二人外惟鄭據見全唐詩云
滎陽人右龍武軍長史與碑言攝觀蔡推官者不
同餘俱無攷此碑爲嘉定族姪元勳官徐州教授
時搦以見寄碑尙完整字亦遒媚可寶也

柳宗元龍城石刻

石殘缺僅存橫廣一尺九寸高八寸三分八行行四字行書在廣西馬平縣

缺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出七首福四民制元醜

元和十二年 柳宗元

天啟三年龔重得此于柳公井中

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辨刻畫云龍

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醜余得之

不詳其理特欲隱予於斯歟柳子厚龍城錄

按龍城錄所云與此微有異同偽書不足憑然茲刻

實宗元書也謝啟昆粵西金石畧

按此碣在廣西柳州府馬平縣柳侯祠內馬平為

柳州附郭州在唐天寶初為龍城郡乾元初復曰

柳州寰宇訪碑錄題此碣曰龍城柳碣自歐趙以

來皆不見著錄故向無標題而碣文亦祇六句首

句城柳上泐一字据天寶舊郡名當為龍城而因

以龍城柳為碣名也未署元和十二年柳宗元以

元和十四年卒此碣在卒前二年昌黎作墓誌銘

不詳宗元刺柳之年兩唐書傳皆云元和十年移

為柳州刺史則其刻此碣在到柳州後二年矣昌

黎撰羅池廟碑云柳侯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

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

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

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云云飲

酒驛亭事在題此碣之明年其窟斥荒瘠埋厄感
鬱之槩此碣十八字中已畧寓之矣龍城錄託爲
役者得白石微辨筆畫云云設爲恍惚之辭謝中
丞斥爲僞書不足憑良然

憲超塔銘

石橫廣二尺九寸七分高一尺九寸五分三
十行行十九十八字不等行書在淳化縣

與國寺故大德上座彌憲超塔銘

并序

京莊嚴寺沙門元應撰并書

上座俗姓太原王氏累世京兆涇陽人也童子事師年
過受戒報終七十有六僧夏而五十焉業精妙法於大
羅八年試業得度隸名住興國寺也

上座行操寒松戒德霜白道洽羣物而悲敬齊行持念
無虧經聲不掇優曇花之句偈曉夕相仍分施利之開
敷香風不絕向萬餘徧稟學定於摠持東院繼七業之
蹤焚心燈於巨夜之中明終不絕而忽於今年覺是身
虛憊氣力漸微絕粒罷食唯茶與乳石脅而臥四旬如
生命入室門人上座子良都維那智誠等曰吾今色身
應將謝矣怒力勤策法乳相親金泉磴及梨園鋪吾之
衣鉢將入常住以爲永業言已帖然累足而去也門人
子良等號呼慟天空口血灑澗流泪咽庭樹摧枝川原

無色悲風慘然巍峨馬塔崛起於西原颼颼松吹金龜
之田卽於其年三月七日於興國下莊淨室飛香神顏
不易狀若平生灑爾終矣門人子良等採以荆珉徵搜
哲匠鏤於金石刻之以銘欲使後賢而知今矣詞曰
飛行嚴潔 松篁比貞 秉志堅直 如岷如荆 衣
珠內瑩 獨耀心靈 精持妙法 德冠羣英 四旬
絕粒 而亡內逼 諸漏蠲除 聖賢不測
唐元和十三年歲次戊戌十月辛亥廿日庚午崇建
金龜鄉臥龍里紀也

門人子弟

上座子良

都維那智誠

子昇

子

尚

子琮

子倫

子英

尼弟子戒盈

童子阿

萬

姪王錄

仇元誠

史湊

趙搆

法華邑人

史清

趙杞

房慎疑

牛雲

劉興

韋牧

宗悅

張政

敬鑲等

李光進碑

碑高九尺九寸七分廣四尺一寸七分
二十七行行六十八字行書在榆次縣

大唐故朔方靈鹽等軍州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
支度營田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

刑部尚書兼靈州口都督府長口口史大夫安定郡王

口口尚書左僕射李公神道碑銘

并序

門下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令狐楚撰

嗣子季元書

口安定郡王諱光進字耀卿節制靈武之三年歲在乙未季夏六月寢疾于理所監軍使者驛馬以聞

皇帝遣中貴人賈尺一書與御府醫藥馳往臨視旬有者八日口口厥命享年五十七矣 制詔

丞相御史罷朝會加賜賻然後以左揆之蜜印畫綬告于弟焉其年嗣子季元河口衙前兵馬使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次曰燧口陳許節度押衙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次曰毅元次曰綬元宣義郎行太原府

太原縣尉次曰宗元口曰吉元血泣柴立護裳帷南歸太原越十一年二月己酉葬 我尙書左僕射安

定王子太原府東四十里孝敬原禮也 公之先

本阿跌氏出於南單于左廂十二姓代有才傑繼爲酋帥嘗統數千廬落號別部大人貞觀初 大父

賀之率其屬來歸 太宗制受雞田州都督

仍充靈武豐州定塞兵馬使 大父襲之無祿早

亡 先父良臣開府儀同三司雞田州刺史充朔

方先鋒左助兵馬使夫以三葉之忠厚一門之信謹宜錫祚麀降生峻賢 公形清而視明神全而氣和

猿臂虬鬚山立玉色贈工部尚書李奉國

之伯姊器 公於稠人教之騎射付以韜略由是

發迹雲中策名太原始以勇敢從北平王燧戰于蒲

以愿恭事朗寧王自良鎮於并或典領先偏或訓齊

伍公家之事無細大戎府之務無重輕緣手風生過

冰半禮部尚書隴西公說待以心膂奏兼殿中待御史

工部尚書滎陽公儋杖為爪牙表兼御史中丞大司空

嚴公綬擇戲下之才奏兼御史大夫大司徒范公希朝

求軍中之舊遷為檢校左散騎常侍古人云一心可以

歸厚 天心委重由代州刺史石嶺鎮北兵

馬使代北軍口超遷工部尚書單于大都護振武節度

支度營田觀察押蕃落等使 朝家思所以優寵

尊異于 公者無所愛焉八年秋遷為秋官改拜

靈州進階至銀青封口于安定賜姓李氏列於

宗籍追命 先君儀同為工部尚書 先夫

人史氏為代國太夫人 君臣交感家國儲慶焜

耀充塞有如是耶十三年春入口忠武軍節度等使銀

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威郡開

國公光顏既平淮夷秉圭來 朝疏 公官伐德善

金石錄卷一百一十七
涕洟見請以表丘壟又會故吏御史任口則條二府政
事上於考功故得鋪陳馨口追琢琬響云惟 公

口毅直清潔矩矱明不爲物遷能以貞勝忠信之教自
形於心術孝悌之行每合於天經口昔國太夫人嘗有
霜露之疾 公與令司口左右就養不口冠帶者

累月其口鴈門也先惠訓而後武斷清靜之政成愷悌
之化流鰥孤遂安奸盜訖熄貞元中 孝文之心

在宥天下無何李鄭二師相繼物故大司口口公亦用
寬和統三軍轅門武人驕蹇自便及 公之都紀

綱也言詞約而必信號令明而必行堂皇之上聽無譁
大旆之前立無跛范司徒之東討常山也軍旅之事口
以咨之或壅水以絕其歸居或斷橋以防其口集繁君
有命皆我之爲開網竟從於 朝旨改轅無失於

戎律其在振武也懲邊候之不修黠虜挺災我人離落
於是選騎戎期揚威稜於沙磧寇皆愕眙深潛而遠遁
矣病公田之不闢豪家射利我庚空竭於是置吏立程
懸信賞於表綴農皆鼓舞寒耕而熱耘矣罕羌之豪曰
懷榮曰黑口曰賊攘斂橫於二口前後握兵者率不能
禁 公乃飛語以速其卸關恩而怠其意密聳疾
力如取懷中而殺之風清河湟威動朔漠遷之至于靈

武亦猶是也而加之以口仁因之以廉平夫家之係有
恒經井地之征有定制生物滋殖齊人樂康利澤四布
淑聲一口時縣官加兵蔡人且三年矣楚方奏薄伎于

丙庭雅知將欲徵口於荆方濟師于許昌謂肺
肝之可見俾手足以相衛

公亦義形于色情發

於中或攘臂而言或投袂而起豈天緩狡童之戮于終
歲也翌日而

公疾浹旬而

公病不月而

公薨悲夫信之結於人也深惠之被於物也久
聞喪而哭於野者雷動會葬而登於壟者星奔豈止勞
而劑心輟春罷市而已嗚呼黑山雖順赤嶺猶虞而耀

卿宰木已高壽宮永閑懷忠憤者得不太息而掩涕乎

蔡邕撰有道之碑自知無愧范文觀武子之墓可以與

歸銘曰

天有風霆是爲威刑國之斧鉞川以征伐明明

我后耀武敷文螭螭我玉砥節邀勳皆在偏裨與道則

直洎司經紀其儀不忒一麾出守七乘啟行藩籬單于

襁袴朔方心與口同政由已出塞上師壯軍中廩實旣

宣大忠宜奏膚公西戡岷夷北服山戎慶方來兮任方

崇身已滅兮名已空半山之南汾水東白楊黑栢夕悲

風

光進與弟光顏並爲唐名將憲宗平淮西光顏功最
高唐書二人並有傳光進碑台狐楚所撰光顏碑李
程所撰皆名臣也然歐趙二錄皆無此二碑歐錄所
載李光進碑楊炎撰韓秀實書者乃李光弼之弟非
光顏兄也趙錄有贈太保李良臣碑則光進之父官
止雞田州刺史初無功績以光顏故贈太保與二子
同葬一地乃趙氏錄其一而遺其二殊不可解余友
宋錫鬯過榆次趙村搨得此碑以副本遺余故得而
錄之其良臣光顏碑則已見記中矣

金石文
字記

按碑云安定郡王諱光進字耀卿年五十七其先阿
跌氏出於南單于十二姓貞觀初祖賀內屬父良臣
爲雞田州刺史光進以隴西公說滎陽公儋大司空
嚴公綬大司徒范公希朝薦云云新唐書有名無字
如封安定郡王及其祖父皆在所遺表薦者惟王承
宗與范希朝而已檢校工部尙書與碑題刑部尙書
異皆當以碑爲正至兼御史爲代州刺史及光顏先
娶母死光顏婦藉貲財貯納管鑰光進泣而反之碑
亦遺焉子季元燧元毅元綬元吉元夫人史氏以乙
未六月薨越十一年葬而無紀元傳云元和四年表
薦爲都將俄振武節度遷靈武當薨在元和十年葬

在寶歷元年也

金石錄補

光進以元和十年六月卒于鎮十一年二月還葬太

原府東四十里孝敬原十三年春弟光顏平淮西入

朝請于天子得立碑于墓朱錫鬯云光顏請于朝葬

其兄者蓋考之未詳耳碑無建立年月攷宰相表令

狐楚以元和十四年七月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十五年閏月爲門下侍郎七月罷以楚署銜

驗之當在十五年無疑潘次耕題作元和十一年亦

誤也傳云年六十五而碑作五十七當以碑爲正光

進字耀卿封安定郡王光顏封武成郡開國公皆傳

所未載其稱李白良爲朗寧王亦未見于史也文云

蔡邕撰有道之碑自知無媿范文觀武子之墓可以

與歸范文疑趙文之誤又云贈工部尚書李奉國

公之伯姊奉國者本傳所云舍利葛旃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此碑無建立歲月據撰文者令狐楚結銜爲門

下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證以唐書宰相表是此

碑之立在元和十五年閏正月辛亥入相以後七

月丁卯罷相以前之事矣然據碑文是元和十三

年春光進弟光顏入朝疏請立碑不知何以遲至

兩年之後始撰文而立之也碑云越十一年二月

已酉葬乃是元和十一年非謂卒後十一年金石錄補謂葬在寶歷元年者誤也兩唐書光進傳敘事甚簡不如此碑之詳然碑有與傳不同者光進之卒新傳不詳歲月舊傳則云元和十年七月碑云歲在乙未季夏六月寢疾于理所旬有八日口厥命若是卒于七月碑當有七月字不應僅云旬有八日此旬有八日卽在季夏一月之內則是卒于六月矣碑云享年五十七兩傳皆云六十五此其尤異者也碑云葬于太原府東四十里孝敬原山西通志陵墓卷太保李良臣墓在榆次縣北

十里趙村西李宗閔撰神道碑曰貞元十一年八

月葬于太原府城東南孝敬原子光進令狐楚撰

碑卽謂此碑光顏墓李程撰碑亦云葬于太原縣東孝

敬原以輿圖證之榆次縣在太原府城東南元和

郡縣志云去府城五十六里故孝敬原在榆次北

十里與碑言太原府東四十者合也碑云公之先

本阿跌氏出于南單于左廂十二姓貞觀初大父

賀之率其屬來歸太宗制受雞田州都督云云元

和八年秋公遷爲秋官改拜靈州賜姓李氏列于

宗籍舊唐書傳則以賜姓在六年爲異而賜姓爲

光進事則傳與碑同至通志氏族畧云阿跌氏九
姓阿跌部爲雞田都督唐單于都護振武節度使
兼御史大夫阿跌光進元和二年詔賜姓李名光
顏陳許節度使是以賜姓爲二年事旣與碑異而
又似以光顏爲卽光進所改名則更誤矣碑稱其
父良臣曰先父又曰先君母史氏曰先夫人撰文
人稱他人之父母加先字始見于此碑書我庚空
竭庚作庚是筆誤句有八田存字下多書者字旁
用點抹去之其例亦始見此碑

南海神廟碑

裝本高廣行字皆不計
正書碑在廣東南海縣

南海神廣利王廟碑

使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韓愈撰
使持節循州諸軍事守循州刺史陳諫書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
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
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岳

之祀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
亦爵也而禮海嶽尙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
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祀號祭式與

次俱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
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
史行事祠下事訖驛
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
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
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
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病解而委事
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言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鄣牲
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籩豆薦裸興俯不中
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恠雨發作無節人蒙其
害元和十二年始
詔用前尙書右丞國子祭酒

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數南服公正
直方嚴中心樂易恤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
單盡不爲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
時告公乃齋戒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
皇帝名

乃
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
某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
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
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權夫奏功雲陰
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肖牲之夕載陽載陰將事之
夜天地開除月星明穢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

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樽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祀恠慌惚

畢出蜿蜿颺颺來享飲食闔廟旋艦祥颺送颺颺颺旄

麾飛揚掩藹鐸鼓嘲轟高管噉謀武夫奮棹工師唱和

穹龜長魚踴躍後先乳端坤倪軒豁呈露祝之之歲風

災熄滅人歌魚蟹五穀昔孰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

之治其廷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

其時公又固在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耄艾歌詠始公之

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

以資交以身為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蓄上下

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

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

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

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胥百廿八族用其才

良而慮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

德竝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

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

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祝于旁帝命南伯吏情不躬正

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那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

金石錄卷一百一
在宮神人致喜海濱之隈既足既濡故不均宏俾執事
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舊唐書孔戣傳戣授廣州刺史先是準詔禱南海神
多令從事代祠戣每受詔白犯風波而往韓愈在潮
州作詩以美之今此碑後繫以詩者當謂此也然傳
謂在潮州不知其已移守袁州矣唐書禮樂志五岳
四鎮歲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至四瀆則畧而
不著祭日今碑稱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
下知與嶽鎮同也又稱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
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致祭志文亦不詳其事此

文集本與石本異者惟海嶽之祝碑以祝作祀祀之
之歲碑以祀作祝又碑題集本作南海神廟碑石本

闌入廣利王三字

授堂金
石跋

按此碑裝本今取雷耕王氏宋刻昌黎先生文集
本校之文集集注云首有使持節袁州諸軍事守
袁州刺史韓愈撰使持節循州諸軍事守循州刺
史陳諫書并篆額其後云元和十五年十月一日
建今裝本陳諫書下失并篆額三字并失其後年
月一行文內故海岳之祀集本祀作祝故常以疾
病解集本疾病下有爲字故明言齋廬集本作明

宮敬祭某集本某作其米三萬二千斛集本三作
四又補注泐文十九字末句誅其尤無下裝本全
缺今補注一百三字又詩八十字然後文全可讀
也碑立于元和十五年十月兩唐書韓愈傳元和
十四年正月下令中使迎佛骨愈上疏諫憲宗怒
甚貶爲潮州刺史愈至潮陽上表上欲復用愈而
皇甫鏐惡愈猖直請量移一邵乃授袁州刺史然
則昌黎之撰此碑蓋到袁州未久也書者陳諫新
唐書附王伾傳云白河中少尹貶台州司馬終循
州刺史此碑結銜是其所終之官也碑云南海神

次最貴號爲祝融此語本太白金匱見昌黎集注
冊神爲廣利王乃天寶十載事碑云元和十二年
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
京師至齋祓祝冊云云兩唐書禮志不詳祀錄鎮
海瀆之儀文獻通考載德宗貞元二年太常卿董
晉奏五嶽四瀆伏準開元禮每年各以五郊迎氣
日祭之其祝版竝合御署自上元元年中祠小祠
一切權停自後因循不請御署其祝版欲至饗祭
日所司準程先進取御署附驛發遣勅旨宜依仍
委所司每至時先奏附中使送往据此知御署祝

版事已久停而復行者始自貞元二年檢通考後
附開元禮但詳五嶽四瀆之儀而嶽瀆祝文亦附
其中不見有祭海之文大約海鎮亦準此行之碑
文所謂祝冊自京師至冊有皇帝名上所自署語
與董晉奏合碑云五鼓既作牽牛正中者月令季
春之月且牽牛中此爲立夏行事之徵碑文前紀
南海祀典後紀刺史孔戣德政末附四言韻語是
詩而非銘故舊唐書孔戣傳云愈在潮州作詩以
美之據文云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是昌黎亦因
衆人之請而作此也戣字君嚴孔子二十四代孫
巢父之從子附巢父傳戣由華州刺史潼關防禦
等使人爲大理卿改國子祭酒十二年嶺南節度
使崔詠卒三軍請帥上謂裴度曰嘗有上疏論南
海進蚶菜者詞甚忠正此人何在度以祭酒孔戣
進卽日授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傳
所載戣政績大較與碑同蓋卽採用此碑也

皇甫湜浯溪詩刻

石橫廣一尺九寸八分高一尺七寸七分
分十二行行十一字正書在祁陽縣

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長於指敘約潔多餘慙心

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中行

雖富劇粹美君可蓋子昂威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
而神上與千季對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槩文於一氣
問爲物莫與大先王路不荒豈不仰吾輩石屏立衙衙
溪口啼素瀨我思何人知徒倚如有賴

侍御史內供奉皇甫湜書

按此詩缺泐三字今檢全唐詩補注于旁標題題
浯溪石四字而詩首句云次山有文章似祿贊美
元次山之中興頌也然意無專指惟石屏立衙衙
溪口啼素瀨是卽指刻中興頌之石屏也此刻與
全唐詩不同者二字溪口啼素瀨徒倚如有賴全

唐詩啼作揚賴作待當是傳本有別也詩末題曰
侍御史內供奉皇甫湜書新唐書傳湜字持正睦
州新安人擢進士第爲陸渾尉仕至工部郎中東
都畱守裴度辟爲判官其官侍御史內供奉傳所
不載其書此詩亦無歲月因附元和之末詩正在
元和時最有文名幾與昌黎相等觀昌黎和其陸
渾山火詩其能爲長篇可見然多不見於世惟石
刻中有此一詩洵可寶也

宋孝誠碑

碑高八尺廣三尺九寸三分二寸
八行行五十六字行書在平原縣

唐故忠武軍監軍使寧遠將軍守內常侍員外置同正
員賜紫金魚袋上柱國贈雲麾將軍左監門衛將軍朱
公神道碑 并序

忠武軍節度副使朝議郎檢校尚書職方郎中兼御
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蘇邁撰

翰林待 詔朝議郎行常州司法參軍上柱國曹郢
書并篆額

天垂四星環拱 帝坐降精成象崛起輔時內則
街奉 絲綸伏勤夙夜外則監護統帥鎮靜邦家宜
其榮冠貂蟬名香竹帛公諱孝誠字孝誠京兆三原縣

人也自姬周分姓由小邾建家隱屠肆而名動諸侯居
里閭而勢侔卿相雲博肆直於漢世然據曜文於吳庭
綿綿不絕其有榮位皇祖游仙皇孝珍玘竝育德當年
鍾慶于後公弱冠入侍以謹密見親咫尺 天顏

左右皇極克勤專對休有令聞貞元中 德宗新
平寓縣戎臣專閫多不自安任非某人情則莫達使乎
之選 朝廷為難公時妙年早承 恩渥累

馳駟騎所至風從對駮 王休復高敏捷累踐要
職官更局丞幹蠱之聲自茲益大尋加朱紱銀章以旌
能也元和初張伯靖負固敘州嘯聚蠻落公銜 命

於倣擾之際撫諭於谿洞之中遂使投戈感恩

殷衽向化掉三寸舌息數州兵古人所難公有餘裕拜

宮闈令上護軍以寵勞也先皇深憂漠北慮啟邊

患公密陳嘉謀請城天德許詔既下仰辦於公量

財揆日躬先楨築胡馬不敢南牧漢兵休懷西歸保護

塞垣萬代之利攻心斷臂復覩於今授承議郎內侍省

內謁者監以酬勲也屬元戎授鉞問罪淮西恩

加朝散大夫內侍省內給事以護許軍公素懷忠果徇

國忘身每竭家財以周軍用時經行陣或被傷痍親自

撫恤問以疾苦布皇恩於闕外推赤心於腹中

士皆感激人百其勇故能綿歷三歲終始一心克定淮

夷剪除荆棘過合流下郟城功伐彰明上每嘉

歎遷朝議大夫內常侍旋以內憂請從喪紀詔命

不許遽令起復是歲李師道邁送窺竊近郊憲

宗移司空公光顏鎮守滑臺以行天討兩道全師委公

監撫初入寇境方伺地形為賊埋伏乘我未備公行從

之騎纔廿人決機方寸之中奮發倉卒之際策馬直進

突其堅鋒左拂右旋所向風靡以少擊眾古昔無儔威

聲益雄士拔爭進收斗門下臨濮皆公之力賊平還鎮

寵詔繼至加寧遠將軍上柱國澂蔡牢落陳許瘡

金石錄卷一百七
瘕二年之中四更節將公撫新懷舊軍郡怙然既盡禦
衆之方真得監臨之體享年五十一元和十五年七月
廿日邁疾終于許州之官舍部曲表請歸葬長安有

詔追贈曰故忠武軍監軍使寧遠將軍內侍省內常
侍員外置同正員賜紫金魚袋朱老誠祇事左右勤勞
歲時言念忠誠常所委用出入內外迭爲監臨廉以居
貞和而得衆將我成命奉以終身閔口云亡是有追口
昇階進秩式慰營魂可贈雲麾將軍左監門衛將軍

王人臨門哀榮備至口抱謙恭之性有適時之才
備著勤勞曾無矜伐每口榮獎憂形于色午叅之口變

繆子之薦賢兼之有也駟馳二紀出入

四朝送

往事居物無橫議方將振翼天漢展步雲衢蒼蒼不仁
摧我貞幹夫人王氏輔佐成家克修婦道中饋有譽偕
老忽乖痛移天之禍盡晝哭之節嗣子富平鎮監軍朝
議郎內侍省掖庭局監作上柱國士俛能襲弓裘善繼
先志明時竝侍旬服監臨榮口六姻貴昭

聖世次子士倫初從筮仕投跡要司皆蒸蒸之心願
申凶極以遇久同王事備詳勲績棄田非久陵

谷易遷傳之不朽在乎貞石銜悲絕敘無愧乎詞銘曰
入侍重閨出奉紫泥星躔往復駟騎東西伯靖

負阻嘯聚五谿宣

我威恩革彼昏迷北難獫狁

侵擾黔黎乃城天德上干雲霓下視虜馬遠如醯鷄桀
口態盡窺塞無蹊再監滑許滅蔡平齊智勇雙高功名
日躋紫綬金貂

恩寵極兮悲涼部曲嗚咽鼓鼙

佳城白日草露凄凄

長慶元年歲次辛丑二月戊辰朔五日壬申建

右朱孝誠碑在三原縣乾隆戊子歲縣人培土得之
頃江寧嚴侍讀冬友遊秦中歸摹以遺予書法流麗
可愛案唐書憲宗紀載伯靖之降不言何人所招致
嚴綬傳則云遣將齎檄開曉羣蠻悉降亦不言所遣

者何人讀此碑乃知孝誠實銜命以行孝誠乃中人
非綬部將亦足以裨史文之闕史稱伯靖澱州蠻碑
作敘當以碑爲正孝誠爲李光顏監軍平淮西破李
師道皆預有功光顏自忠武徙鎮邠寧孝誠仍留監
忠武軍碑云澱蔡牢落陳許瘡痍二年之中四更節
將撫新懷舊軍郡帖然蓋紀光顏徙鎮以後事忠武
軍初領陳許二州元和十二年增領澱州十三年又
增領蔡州故兼舉澱蔡也其云午參之機變繆子之
薦賢此用春秋傳伍參戰國策繆賢事伍參古今人
表作五參說文五从二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是午

與五同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文有云元和初張伯靖負固敘州嘯聚蠻落公銜命于假擾之際撫諭于溪洞之中者謂六年伯靖寇播費二州事也以八年爲崔能嚴綬潘孟陽柳公綽等所破降云元戎授鉞問罪淮西恩加朝散大夫內侍省內給事以護許軍者謂九年吳元濟自稱知軍事詔嚴綬李光顏李文通烏重允合軍討之也云是歲李師道遣逆窺竊近郊憲宗移司空公光顏鎮守滑臺以行天討兩道全師委公監撫收斗門下臨濮皆公之力者謂十三年光顏徙義成節度使帥陳許兵攻師道于濮陽拔斗門杜莊二屯事也其爲監軍即在其時又云出入四朝則其入侍之初猶在代宗時也

關中金石記

朱孝誠以宦者爲忠武監軍薦歷華隴而有妻王氏有嗣子士俛次子士倫史稱李輔國娶元擢女奉勅爲之唐內侍之橫其有由也夫碑言問罪淮西以護許軍攷是時光顏爲陳許帥而孝誠奉命與之左右蓋不獨梁守謙一人往撫蔡師也又言李師道窺竊近郊案本傳師道遣客燒河陰漕院錢三十萬緡米數萬斛倉百餘區卽指其事

授堂金石跋

梁守謙功德銘

碑高一丈五寸七分廣五尺三分四十六
行行八十八字正書篆額在西安府學

邠國公功德銘 并序

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副使兼右街功德副使雲麾將
軍右監門衛將軍員外置同正員上柱國宏農郡開

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 楊承和 撰并書

朝議郎權知撫州長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翰林待

詔陸邛篆額

天竺有聖人焉名之為佛三身牙相應化無所從來百
億同名不知其誰之子德包塵界道冠萬靈有感必通
酬念如響心操惠炬永燭於大千手運慈航泛流於沙
劫晦明不二淨穢兩同正智如如我無所得雖後天地
而有質先天地而亡形莫不究清濁之未然識方圓之
始卒大矣哉若非天下之至精孰能如此夫大德小德
優劣不同賢人聖人取捨各異乃引眾星之表月立萬
象以尊天因喻發揚憑茲外飾有圭子貢賢於仲尼者
不知仲尼之聖加口子貢有言阿難相同諸佛者不知
諸佛非相以攝阿難見尺晏之至微知大鵬之至廣觀
秋豪之至短知大椿之至長擬於物即尺晏秋豪擬於
人即阿難子貢雖然近如來之門戶識夫子之堦牆翫

璉寶瓶異諸凡器金楹玉棟口是常材故佛之侍從者
卽迎毗令人拘郵貴族皆辯搖金剝名振鐵圍駢六賊
如眾鳥之避鷹鶴懾四魔若百獸之畏豺武而性海無
底惠峯穿霄善入一乘橫通三輩被精進所縛不捨用
心嘗修之於身去住未決或執如或斷如是故生已之
法隨滅滅已之法隨生常生之所不生常滅之所不滅
能銓三義其唯覺乎覺不自明方明覺也夫有生滅者
是覺之用無生滅者是覺之體卽知覺逐滅生生隨覺
滅生滅俱寂其覺亦亡乃指素月於澄溪桂外緣於見
性解出人表堪爲代師儔諸法王則吾豈敢何者孔子
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今亦然也如來觀瀾
山而小聲聞觀枕山而小菩薩我佛也同彼虛空不染
於幻強立真假曾未牢固是故說行而無所說行說而
無所行非行非不行非說非不說非法非非法非性非
非性本不生無所滅元不覺無所寂於一不一中悟諸
未悟者於起不起中導諸未道者太矣哉若非天下之
至神又孰能如彼而夜景呈輝化行西土神光啟夢象
教東來思玉臺而口挹鷲峰仰金偈而虔瞻貝葉身已
逝矣空傳結集之書性本存焉如聞在代之說且法以
辯志言以辯心非法無以悟其心非言無以成其志卽

言說文字皆解脫相有是經處卽見如來今有右街功德使驃騎大將軍行右武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上柱國邠國公食邑三千戶充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安定梁公曰守謙職是禁營邠家重器居繁不亂兼摠緇黃讀佛言親釋氏其貞元中公以溫惠爲甲冑清慎爲戈矛跡尙彤闈名高紫闥至元和初授銀璋佐密命鼓翼高岫躍鱗洪波飛鳴近天得志江海五年加金紫掌樞機渙汗流心散爲膏雨如絲入耳開展成綸捧白日以揚光戴青天而翼化處事之極動而可觀至十二年遇祭人逆戎事興天討未平

干戈在野

天心恐師老矣而誅剪未就乃命公撫

衆觀敵審度遲速乃奉辭伐罪踴躍而行走四牡以宣暢鴻休利萬物以車塵相屬泉整戎事董護諸軍與將帥同其進也一其議也或縱六奇之辯卽濤生巨浦雲出深谿或察五閭之情卽趙撝穿楊楚金伐木若有神助不謀成心我旗旣張我車亦列均勞逸而義夫爭死齊賞罰而奮臂爭馳蓄銳候時果申長策於是選精卒張詭道雜旌旃而不嚴部伍差進退而曲敵之心實爲鋒銳詐餌武口賊果輕襲利吾大軍遂使書掩沙河葛伯之賊交遁合流宵渡邵陵之寇全平駭若奔雷勢

同激電似霜霑寒草風卷餘花縱烈火於平蕪走飛泉
於大壑摧枯易折墜瓦難全滅蔡之功十有其七餘賊
保廻曲官軍圍郟城我鼓音方厲武旅方雄操利柄而
日無全牛執其吭如藟黍悅口摩壘問罪登陴不降梯
樓滿空矢石相接經四十日燿火先繼人無鬪心畏夏
日之赫光懼春冰之易泮乃降仍邀公匹馬視師撫納
疑懼公悅以犯難投誠若歸遂令啟開按轡而入醜類
或鼓或罷相視失色公曰來余與爾言爾本吉人也何
不徇國家之急成其名而託身於武豹之穴求其噬
臠尸覆揆誰與咎耶

皇情極念之故令守謙布

澤潤心宣化清耳能悅生避禍者當聽之曰至明
明天子清問下人不能勤王爾失遠略爲寇盜所制而
臣節難全犯弧矢之威當剿絕之斃圓首方足莫匪情
靈念其瘡疣實可憫惻然違予戮汝而不赦恭命活汝
而無害能遷其不祥而爲祥吉莫大也變其不幸而爲
幸令莫窮也賊將卒等色轉慙禮逾謹曰曰皇上
聖文紹統神武膺期惟德動天無遠不格被堯舜之法
服行堯舜之法言所以大文教而九有小康小武功而
天下大理嘗欲戢矛楯親稼穡使人居安各得其壽爾
不方不能安時處順守衛中國而罪苦日結厲階彌崇

卽不得已而興師非樂殺人也况天德好生容長萬物是以曲開洗汙旁設自新招示頑夫以明廣大將士等久遭苛暴翻跡令圖亦謂朽燼重燃枯條再葉國刑當宥成賜無辜豁爾憂心以承慶賞降人皆投戈卷旆匣刃弛弦觸地血流向闕蹈舞於是五千叛卒不戮一人十萬王師皆服其德從此鯨鯢失浪黨雉方因惡鳥巢傾折翼於此恩波大澍封錫有差乃授公右監門衛將軍飛詔追還密職如故又掌天地之戶牖捧造化之關撻勲隨日厚望遂時深公之美也不滅直以沾名不愆義以犯物動靜無隱發言有章至十三句天口睠凝嗟賞重知勞不自伐功不自德遂與戎印授兵符司禁旅之右也公積仁成器積器成名卑牧難踰高光可仰定止足之分動必師心辯榮辱之機道樞不撓薄嗜慾以守一鄙浮華而處中佳護靈流酌之不竭伏以元和長慶釋教大興雅唯所歸轉得親近謹於大興唐寺花嚴院爲國寫古今翻譯大小乘經論戒律合五千三百廿七卷公私祿利不入其門凡是難得無所愛惜嘗求善書者令絕外塵不飲茹浴身至手精利焚香而就筆硯擇其力多者以多價酬之少者去之人不約而自勸也於是染素流光含丹縱彩雲生

墨沼之上花開方絮之中衛索分鑣王羊竝驚各行軌
轍跡不相讓又立經堂一所三間徘徊安住法輪必資
豐敞作制惟永壯我 皇都豈得爲工者不極其妙爲
材者不極其美殊形異狀生於斤斧之中曲直方圓豈
逃繩墨之下於是彩棟霞張雕楹雲布朱扉洞啟縹壁
含光羽族棲於綺窻鱗介遊於藻井脩羅率下爭提天
螭之梁藥叉命徒競戴岌岌之拱衆靈翼衛諸天護持
恍惚莫辨其形來往不留其跡又於堂內造轉輪經藏
一所刻石爲雲鑿地面出方生結構遊□□緣立無數
花幢竊比兜率造百千樓閣同彼化城狀物類本擬容

奪真鵝鵠若飛而不飛虹螭似走而不走爨櫨櫛比雜
之以琳瑯棖楠駢羅飾之以珠翠凌空五級方開四門
璀璨相輝煥麗交映離婁規之炫目公輸闔之奇□□
歲古人多有慙色不知來者孰能繼歟於是方表含輪
虛中不滯羣經之府所好必從遊藝者任其卷舒杖德
者恣其探討或超諸垢穢蓮花隨手而開敷或等彼清
涼甘露應心而滴瀝乘之所妙者不論其小大法之所
尚者□□其淺深譬諸江河所汲隨器從流自得不礙
踈數其外或圖寫龍神鬼物之狀以爲嚴飾或造菩薩
天仙之類周匝其旁白壁成容玉眸高視黃英作相金

口如言設無體之禮實不佞於屈伸獻無聲之樂終不
煩於音律五色口口亂其日八風無以吹其心守靜樸
以自持執堅中而不磷或虔恭默如或侍坐儼如又於
堂北別立鏡燈朱燄揚輝紅光滿室常生縱巧有符丁
緩之奇蘭膏自芳不假海人之贈幸斯破暗永繼其明
於是羣藝畢衆工歸八龍口軒四王護闈雨露香砌何
塵垢之蒙潤風搖寶鐸流美響之不已公頓首奏曰臣
聞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所以萬物生中
不擇於覆載榮枯美惡必備於寒暑雖古先哲王宏天
者德豈同伏惟聖代則而行之伏惟
長慶文武

孝德皇帝陛下英冠四維氣含八極齊日月之至耀光
燭無窮等天地之至仁寰瀛受賜坐超湯禹立竝羲軒
駟嶽瀆之精靈馳道德之車馬有典有則無怠無荒法
上元以生成體陰陽以御物動合靈契事膺神符永綏
兆人克顯休命臣猥承委擢如荷丘山蕭艾空竊
於春陽螻蟻每慙於雲雨脩持口口允奉穹蒼
上黷冕旒伏增驚越臣亦知螢光助於兩曜畎澮宗
於四溟實不足以添輝亦不足以濟廣然織美見容知
大明之及遠涓流必納識渤澥之宏深臣早悟多
藏勇於施捨聞斯必舉所作成集誓嚴持口口上續於

恩光敬導法涯永資於德澤

帝曰俞卿以

檀波羅福保于朕躬朕以官惟其人任卿勿貳實千載

之一會何魚水之見稱想卿逢時宏道多慶公荷寵

之極涕零如雨又奏曰如來奧旨必藉開張若不言宣

何以廣福臣請得無染沙門貞實等二十七人御斯信馬

駕彼白牛直出四關掃諸五翳偕持正念調服其心為

國傳經乃至無算 陛下得佛祕印行寂上乘於

多劫中為人 父母遂令釋子遵有漏法傳無盡燈滋

寶雨而潤及四海布香雲而蔭乎干界口天之下孰不

蒙益受益之利上集 一人伏願 寶鑿天齊金輪

嶽固永居億兆之上克承無量之伏 帝悅依奏公

曰克樹有為期於不朽略須題述以告將來遂命戎副

右監門衛將軍楊承和文而書之舜曰小子逢茨劣人

跡度卑淺無當時口用之効有僻陋至愚之累 靈波

曲潤幸得充之幾歷星歲繆廁 下風聞可道之言觀

可行之行書紳不暇何以褒稱至如走 光塵俟 嘉

命愚人不敢拒若使陳葺口具 德美愚人不敢當

公不聽又辭曰抑短羽齊九臯之響殊不驚人使弊足

追萬里之跡豈宜及遠雖冲霄有路且力小未任况逐

之割策鈍當 天衢之駟流汗如沃愧顏若丹輒盡
野辭書于琬碧銘曰

香山之東雪山之北善勝道場迦維之國飯王聖子有
大威德菩薩伏膺龍天仰則總被十名高談四諦能拔
一毛普現一切阿僧祇劫瞬目所睇微塵利土疑心所
計無說非默有說非語汲引未終豈厭寒暑八正齊列
三乘竝舉惆悵逝多歲不我與舉足下足群魔愁謗歸
歟歸歟飭彼迷忘優曇忽折摩丘驟喪海會無言靈山
多曠猗歟大雄情靈藩翰上下四維吾道一貫藏諸不
顯顯諸不亂託跡光周遺宗炳漢操之卽存捨之卽亡

如來寶印付囑 我唐必正墜典克續頽綱法雨一

潤佛日重光真諦所歸域中之 大無爲所及宇宙之

外幽宗默識靈機暗會千劫飛輪萬方永賴旣崇其化

然邠國欽承夙積吉行發言相膺意馬早繫心猿不升

出彼夢宅如上尚陵不捨有相無相所依不離有作無

作所歸焚舟得濟到岸應稀達人是是塵人非非雲赴

谷壽山澤歸 福海曾峯永固波瀾不改衆善斯立野

光耀彩樹彼勝因憑茲爽塏順生攝生從俗出俗因機

立化賢愚其欲精廬大啟材力豐足購口口金開堦累

玉大匠誨人必先規矩大巧垂美亦先棟宇墨請操繩

般求執斧樸斲未已師者如堵千仞之桂良工所度十
圍之松備于制作鈿飭土木海物交錯藻井舒蓮含芳
吐萼裝殿寶藏水陸窮珍瓌姿競麗華璞爭新馳光耀
谷浮彩榮濱旣美且良悉得其真寶樹成行寶階上簞
善安不拔善高不恐欄楯曲周簷楹接擁蓋若天垂花
如地涌實以方外四門不局虛以圓內萬法有經金石
絲竹風來可聽玉釜旃檀日照彌馨鏡開八面燈傳一
光夜口素魄晝助紅芒齊明隱顯等鑿行藏膏平潤久
心直燃長忍鎧常穿四魔不脅智劍常拔三災不怯何
以奉佛剎那散業何以奉國演曰成功

長慶二年十二月一日立

梁守謙將命而歸也 天水強瓊摹勒并刻字

此宦者梁守謙造經於興唐寺而護軍中尉楊承和
爲銘之書之者也頌宦者功德乃謂淮蔡之功十居
其七將令裴李諸公何處生活

石墨
鐫華

邠國公者內侍梁守謙也攷之唐史宦者守謙無傳
惟憲宗十五年書帝暴崩于太極殿中尉梁守謙王
守澄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瓘及豐王憚而韓文公
平淮西碑亦載守謙在帝左右嘗命之往撫蔡師夫
守謙以一宦者而爵至上公此可見憲宗之信任小

人宜其晚節不終卒此宦者之手然則予之錄此蓋將為天下後世之戒而非徒取其文字也

金薤琳瑯

右邠國公功德銘楊承和為文而書之承和一閩人

耳安能工於文辭且書法精妙乃爾殆當時文士游

中官之門者為之假手也守謙以元和十三年充右

軍中尉至大和元年三月始致仕以王守澄代之蓋

典禁軍者十年故穆宗文宗之立皆預定策功唐書

宦官傳劉克明弑敬宗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

梁守謙魏從簡與宰相裴度共迎江王發左右神策

及六軍飛龍兵討之承和事見于史者惟此爾碑以

尺晏為尺鶚芻豢為芻豢皆異文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韓愈平淮西碑稱守謙出入左右命撫蔡師碑中云

蔡人迎戎命公撫眾與之正合守謙于興唐寺寫經

為國祈福故立此碑碑末云天水強瓊摹勒并刻字

強瓊亦中人見其妻王夫人墓銘碑額已失文獻通

考唐六譯金剛經恒農楊翽集中貴人楊承和集右

軍書刻之興唐寺亦應是其時所為

關中金石記

承和題銜錢少詹事引唐書宦官傳謂承和事見于

史者惟此案舊唐書李宗閔傳宗閔因駙馬都尉沈

巖結託女學士宋若憲及知樞密楊承和二人數稱

之子上前後鄭注發沈蟻宋若憲事內官楊承和韋
 元素沈蟻及若憲姻黨坐貶者十餘人唐書王守澄
 傳帝疾元和逆罪久不討故以宋申錫為宰相謀因
 事除之不克更因其黨鄭注李訓乘其罅於是流楊
 承和於驩州韋元素象州遣中人劉忠諒追殺元素
 于武昌承和次公安賜死是承和結黨坐貶見于史
 又其一也明都太僕以守謙在唐史宦者無傳惟憲
 宗紀元和十五年有其姓名又引韓文公平淮西碑
 載守謙撫蔡一事案舊唐書穆宗紀左右軍中尉馬
 進潭梁守謙魏宏簡等請立門戟從之文宗紀寶歷
 二年敬宗遇害賊蘇佐明等矯制立絳王勾當軍機
 事樞密使王守澄中尉梁守謙率禁軍討賊誅絳王
 迎上于江邸又均傳憲宗曰此惟李絳梁守謙知之
 時絳承旨翰林守謙掌密命更與碑所載元和初佐
 密命合都氏皆失引長安志丹鳳門街東來庭坊有
 右衛上將軍致仕梁守謙宅

授堂金
石版

李良臣碑

碑高一丈一尺廣四尺三寸二分二
 十五行行六十六字正書在榆次縣

唐故開府儀同三司鷄田州刺史御史中丞贈太保李
 公墓碑

朝請大夫守禮部侍郎上柱國李宗閔撰

儒林郎試果州司馬騎都尉楊正書

庚子歲 嗣天子既卽位乃訪於百執

事曰 先皇帝平定海內口興我唐惟

二三臣功孰為大僉曰邠師司空光顏其尤者也始戰

于口又戰于蜀大戰于蔡終功于齊皆著嘉庸實為上

將 天子乃召至京師禮之於廷口為

宰相賜甲第內宴以遣之曰姑復而所異日有事吾與

公圖之居一年燕趙繼亂 天子詔公

以許昌精兵渡河北討未戰而軍罷留鎮于許昌又數

月口口軍反逐其師立其次將宋以請

天子聞之怒又詔公以全軍征之公既拜

勅口以麾下萬人晝夜兼行一戰而摧其鋒口傳于城

下賊眾惶駭斬宋首以獻汴宋平 朝廷冊

功拜公司徒兼侍中師還大饗勞於是百城之長與三

軍之吏皆入賀讚詠功德公泣且曰此乃

天子神靈賢士大夫之力光顏何有也然光顏曾

王父始自北土口于 天朝甘惣部兵為國

保障 先公太保功烈尤多而皆從事諸侯止於禪

將儲口口社集光顏弟兒今 先人盛德不彰而光

顏專享其報光顏之罪也何敢言功其軍司馬武功蘇
遇起而言曰公位冠羣后勲在王府明著先公之
美於後仕於□□可宜得宏達博雅之士以文之乃久
而益傳遂使使請銘於禮部侍郎宗閔宗閔承命惟
恐辭不敢當伏念數日以為百吏於宰相審察屬也又
何敢讓口視功行狀口口其語曰太保諱良臣
其先黃帝之子曰昌意封于弱水之北因其夷狄而王
之其後子孫世世為大人號阿跌部遂以為氏至太保
王父諱賀之雄武而多大略諸口口長爭歸之常思因
事立功以顯名中夏當此時唐初受

命

太宗文皇帝已卽大位公遂率其

所統南詣靈武請為內臣

太宗召見

與語奇其材能拜為銀青光祿大夫鷄田州刺史充定
塞軍使賜車服器用以寵之命築城邑以居始有宮廟
官屬之制而族部滋益大矣口西戎北虜之間口口
聲卒皇考諱延豐嗣立襲雞田州刺史以功加開府儀
同三司太常口上柱國卒贈工部尚書太保素以寬厚
勇敢為部下推伏既襲位每謂其將校曰自吾祖歸國
口唐厚恩願憑諸君期以上報未幾安祿
山用幽燕勁卒口濟河陷洛而峭函不守

肅宗幸巴蜀

肅宗幸靈武公聞

之慟哭□□□曰吾平生志業常已布於諸君今

王室多故是吾死節之日諸君能從我乎衆皆感激許

諾乃馳詣

行在

肅宗口之委

以腹心

王師收兩京平劇賊公之功居多

拜開府儀同三司兼田州刺史充朔方先鋒左助兵馬

使事太尉汾陽王汾陽王愛公沈默多斷軍中之事一

口咨公尋遷御史中丞別職如故以寶應二年七月廿

三日薨於河中口所享年卅有六以貞元十一年八月

葬于太原府城東卅里孝敬原太保少爲阿史那可汗

所重以其口女妻之實生三子長曰光毗爲朔方都將

不幸早夭次曰光進朔方節度使刑部尙書薨贈左僕

射少則 司徒元和中

憲宗章武皇

帝以僕射 司徒口在第一賜姓李氏屬藉于宗正追

命公爲太保夫人史氏爲燕國太夫人銘曰

太保之先蓋出軒轅奄有北狄甘爲大人綿綿千載以

至光祿雄材多斷率衆內屬是時

口帝初有天下實命光祿定居朔野錫之城邑車服旌

旗北制獫狁西當昆夷尙書承業克有威令統部益繁

兵車尤盛是生太保兩有忠孝誓酬國恩以承祖教燕

盜南叛

肅宗西巡傾河陷洛遂擾三

秦公聞慟哭悉率騎士馳詣

行在請先致死

帝用嘉歎俾雜禁旅夙夜勤勞在

帝口所

帝收京闕因定

兩河推鋒陷陣公實居多口口口口口位品秩威

儀俾同三事雖受嘉命未登大臣不口其德乃相後人

僕射繼武勇如羆虎口口桓桓殿茲西主司徒特盛

為國上公入持相印出錫彤弓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帝嘉元侯追命

相考既寵尚書遂尊

口口推功建德賜姓名氏

籍于公族同我宗子存歿之榮古今孰比

右唐李良臣碑良臣李光顏之父也碑李宗閔撰文

詞爾雅可喜宗閔牛僧孺皆一代奇才而自陷朋黨

惜哉

金石錄

李光進傳云其先河曲諸部姓阿跌氏貞觀中內屬

今以碑證之良臣王父當唐初受命太宗文皇帝已

即大位遂率其所統南詣靈武請為內臣於時方在

貞觀初而史以為中非其實也宰相世系表敘鷄田

列為內地建置刺史之由案碑良臣王父賀之太宗

拜為銀青光祿大夫鷄田州刺史充定塞軍使表宜

緣此爲文然後子孫襲職始有因依良臣父延豐襲
雞田州刺史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太常卿上柱國
贈工部尙書表旣未詳延豐坐三子長曰光毗爲朔
方都將表亦無文而于良臣下卽書光進次光顏是
脫其長子不錄蓋于史爲失紀皆宜依碑爲據也永
叔作表當本其人家譜而譜以子孫自敘必不踈
漏至此或雞田李氏傳譜已佚永叔但卽舊史所錄
而存之以備李氏宰相之一宜其有未備也與授堂金石

按此碑無建立歲月歐公集古錄不收此碑趙氏

金石錄目作長慶二年据碑撰文者李宗閔結銜

云守禮部侍郎舊唐書宗閔傳稱其權知禮部侍

郎在長慶三年冬

新傳不載

至四年貢舉事畢卽權知

兵部侍郎矣碑文前敘李光顏戰功自庚子歲起

元和十五年

歷敘至鎮許昌斬岑首平汴宋冊功拜司

徒兼侍中等事舊書李光顏傳長慶四年敬宗卽

位正拜司徒汴州李齊逐其帥叛詔光顏率陳許

之師討之俄而誅齊遷太原尹仍于正衙受冊司

徒兼侍中然則碑文敘事已及長慶四年則非二

年所立明矣惟謂碑立于四年與李宗閔結銜不

金石萃編卷一百七
合則當是舊宗閔傳有誤也汴州李齊碑書作岑
岑卽齊字與介相通同例尙書秦誓一介臣大
學作一个臣也良臣爲光進之父本姓阿跌氏而
碑稱李公是由光進光顏賜姓而追稱之也光進
碑已列于前而良臣碑以後刻乃次于後兩碑互
勘父子事蹟始詳獨怪元和十三年光顏請立光
進碑時何以不連及其父碑至十五年立光進碑
時又不并良臣碑同立皆不可曉也

金石萃編卷一百七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八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唐 六十八

修浯溪記

石高四尺九寸廣二尺八寸七分十七行行三十三
字正書末有宋皇祐辛卯中冬王口壽題名一行十
九字篆書
在祁陽縣

修浯溪記

襄陽羅涓書

元公再臨道州有嫗伏亂活之恩封部歌吟旁泐口口
故去此五十年而俚俗猶知敬慕凡琴堂水齋珎植嘉

卉雖歆傾荒翳終樵採不及焉仁聲之感物也如此今年春公季子友讓以遜敏知治術為觀察使袁公所厚用前寶鼎尉假道州長史路出亭下維舟感泣以簡書程責之不違也乃罄徹資俸託所部祁陽長豆盧□□□□□歸喜獲私尚會余亦以恩例自道州司馬移佐江州帆風檝流相□□□□□畢寶鼎竦然曰茲亭剏治之始既銘於巖側矣至於水石之秀賦咏所及則家集存焉然自空閒時餘四紀士林經過篇翰相屬今圩填移舊手筆亡矣將編於左方用存此亭故事既適相會蓋為志焉余嘉其損約貧寓而能以

章復舊志為急思有以白之故不得用質俚辭命元和

十三年十二月六日江州員外司馬韋詞記

余自朗州刺史以奉法不謹謫佐于道去年五月四

日維舟於此負罪奔迫不及題記故於簡餘書之

寶曆元年五月廿三日浯溪山客元友讓建

隴西安政興鐫

復浯溪舊居

浯溪山客元友讓

昔到纔三歲今來鬢已蒼剝苔看篆字薙草覓書堂

引客登臺上呼童掃樹旁石渠踈擁水門逕斷藜筥

田地潛更主林園盡廢荒悲涼問耆耄壇界指垂楊

按此碑金石錄墨池編二書皆著錄撰記者韋詞
書者羅涓兩唐書皆無傳此碑題曰修浯溪記蓋
浯溪爲元結所嘗居逾五十年季子友讓官道州
長史重到浯溪修其舊居而韋詞記之也唐書元
結傳稱結拜道州刺史請免百姓所負租稅及租
庸使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又爲民營舍給田免徭
役流亡歸者萬餘卽碑所云元公再臨道州有嫗
伏亂活之恩封部歌吟去此五十年俚俗猶知敬
慕也但傳未嘗有再臨道州之事又不載結有幾
子賴此碑知友讓爲季子其長子友直次子友正
並見元次山集中記後刻友讓一詩見全唐詩與
此同而題曰復游浯溪此刻題曰復浯溪舊居詳
玩詩意云覓書堂云田地更主林園廢荒云壇界
指垂楊則是經營復舊之事爲多不止于復游而
已詩首云昔到纔三歲今來鬢已蒼可知友讓是
時亦五十餘歲矣記云路出亭下維舟感泣殆卽
唐亭也又稱友讓用前寶鼎尉假道州長史是其
歷官也而年月下自署但云浯溪山客殆以此爲
自號歟然以自號冠于姓名之上則始見于此

李晟碑

碑連額高一丈四尺二寸廣五尺八寸二分三十四行行六十一字正書篆額在高陵縣本祠

唐故太尉兼中書令西平郡王贈太師李公神道碑銘并序

特進爵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

賢殿大學士上柱國晉國公臣裴度奉勅撰

朝散大夫守尚書庫部郎中翰林侍書學士上柱

國賜紫金魚袋臣柳公權奉勅書并篆額

惟天錫成命於

我唐保茲國祚生此人傑則西平王李公其是

乎不然何覆巢如風振槁葉戴君若龍冠靈山

橫流之中一匡而定公諱晟字良器其先隴西人也後

徙京北會祖嵩皇岷州刺史贈洮州刺史祖恩恭

皇洮州刺史贈幽州大都督考欽皇左金吾衛大將

軍隴右節度經略副使贈太子太保代有名跡雄于西

土公幼好學學不為人及讀呂張孫吳之書慨然有經

邦濟物之志未弱冠避秦涼間元侯宿將見者咸器異

之乾元初嘗客武都值會豪以缺守遘亂殺掠平人公

與所從十數馳而射之殪其為魁者餘黨遂遁殺所虜

獲積如丘山公一無所取惟椎牛醢酒享士而去邦人

感服具以狀以聞特拜左清道率節以金紫將朝京

師自獻方略屬裔夷紛擾有土急賢河隴將帥相繼表
用歷二府右職所至常以才謀爲其委重累遷至光祿
太常卿階爵在第一品涇原四鎮北庭節度都知兵馬
使四面都遊弈使懸識虜態周知地形應變不窮有奪
有待驥驟庭而莫展雲出岫而斯飛
代宗徵之
以左金吾衛將軍爲神策軍兵馬使屬羌蠻犯蜀

朝廷濟師命公督禁旅絕棧道而往救焉公銜枚過
險出賊不意連下堅壁遂誅首惡還授檢校太子賓客
且復舊職建中二年田悅以魏叛
德宗極意致

討悉起徂征以公爲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加御中丞
與河東河南等道諸軍合擊公濟河而行能以衆整及
破洹水陣解臨洺圍轢魏屬城抵燕通邑其摧鋒劔銳
皆先羣帥而寘力焉遙拜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厥
功未成聞賊泚肆逆
皇居失守西向慟哭載馳

載驅行及代北授檢校工部尚書充神策行營節度公
提孤軍募散卒拊循訓勵以達
行在值懷光中叛

大駕再遷加檢校右僕射餘如故尋轉左僕射同平章
事兼京兆尹神策軍京畿鄜坊節度觀察等使管內及
商華等州副元帥公固守渭城決平秦壘調食制用先
發我私捐甘攻苦皆自我始每一言一誓聲淚俱發勇

夫義士感而使之莫不濟矣時自雍而東延于汝洛震
于河汴所在征鎮亂略相從公介巨盜之間使聲援斷
絕立成師之法致號令肅嚴蒐捕十旬指揮一舉棄壙
壑如通道若梟獍以清 宮而九市三條無輟肆之驚
無秋毫之犯羽書速告

鑾輅爰歸廓氛寢爲祥

光攄憂憤爲喜氣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斯之謂歟
考古視今論功稱忠者多矣若至危而安至難而易卓
犖跨邁如公莫儔拜司徒兼中書令俄以凶孽甫寧邊
防猶警岐下任重乃以本官兼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
觀察等使及四鎮北庭涇原等州副元帥改封西平郡
王加食實封至一千五百戶公名懾戎王政和藩部始
至而生植少安而訓齊逮四載賦輿十倍其初會謀入
輔拜太尉中樞如故人或謂公勲望已高 寵渥已極
宜從容頤養稍稍遜避公曰不然人臣外則盡力內則
盡心若止偷榮孰爲且哲故每承 帷幄之間則言拂
無隱理奪不回大指以東夏可平西陲可復或已行而
事終不顯或未用而身遽不遺以貞元九年八月四日
薨於位春秋六十七

德宗撫几哭於別次自都

邑達闕畿無士庶無老幼皆發哀相吊則曩時戢兵安
人之德可謂浹於元元之骨髓矣冊贈太師遠賻加等

以其年十二月十六日葬于高陵縣奉正原鄭國夫人杜氏祔焉自捐寢至安宅皆所司辦護中貴反覆萬情所奉如不及焉嗚呼以公之翻難扶傾不言所利雖存歿極位始終殊禮而天意若曰其福享未至故迤涎于後有子曰愿故檢校司空河中節度等使贈司徒五列雄鎮三爲上公曰聰故光祿寺主簿曰愨故太子中允贈兵部郎中曰慈左神武軍大將軍兼御史大夫曰憑故右威衛大將軍兼御史中丞贈洪州都督曰恕故光祿卿贈右散騎常侍曰憲檢校左散騎常侍嶺南節度觀察等使兼御史大夫進因貴胄達以善政曰愨故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贈太尉克廣前修仍執醜虜曰懿故渭南縣尉曰聽檢校司徒義成軍節度觀察等使統戎按俗是以似之曰慧右羽林軍將軍曰懸嵐州刺史並地勢利用兼而有焉粵大和元年秋七月聽拜疏上言以公之徽烈則

御製碑文於渭川矣公之風

度則 詔命圖形於雲臺矣唯大其丘隴鬱彼松檟望有祁山之象拜無峴首之碑將刊貞石式表幽隧乃命臣度稱代言時其詞曰

建中季年大盜忽焉

皇輿避狄狩于梁川顧謂

太師汝才汝略將威致討必殲寇虐太師泣奉捐軀誓

衆度其成城可以利用赫矣鋪敦傳于墻垣手搏足跡
如衝如援一鼓而破一麾而奔掃清 宮闈刷盪妖昏
我師莅止我令行矣都人不知已事方喜飛章告慶飭
駕言旋鴻烈耀古謹聲動天車服之錫河山之誓
九命而俯一心若厲俾侯于歧阜安邊陲藩政既成袞
職攸宜嶽降帝賚天言詭辭 我后嘉猷我躬何

爲道直氣和勞謙終吉福履所綏未享萬一上天不惠
厚宥過歸垂裕流光用延 恩暉翼子肥家將壇

台席繼立奇功代傳休績聽與伯仲永懷高蹤請于

朝廷表是丘封

帝曰孝哉胡可不從宣

我祖之不業繫爾父之嘉庸乃 詔作銘以觀億

齡

太和三年歲次己酉四月庚戌朔六日乙卯建

關西道雍州高陵縣唐西平王李晟墓在縣東南一

十里裴度撰碑柳公權書

太平寰宇記

右唐李晟碑裴度撰碑載西平子十二人願聰總孫

憑恕憲愬懿聽基愨唐史宰相世系表所書亦同而

新舊史列傳皆云晟有十五子舊史云侗伯皆無祿

蚤世豈以侗等早世故碑不載歟又李名撰李聽碑

云西平有子十六人疑更未名而卒者爾元和姓纂

金石錄卷一百八
載西平子十人以碑校之姓纂缺聰總憑懿四人而
怱應二子墓碑舊史皆無之又其倫次差謬亦當以

碑爲正

金石錄

西平忠武王神道碑石刻在高陵縣墓所苔蘚剝蝕
字畫僅存耳然要之含蓄於元秘也是時西平諸子
皆已逝獨太保聽存乞晉公文亦寥落不能發其忠
義戡定之績至于料吐番皆盟事絕不載豈有所諱
耶所記官秩如初拜清道率後以邊將入爲神策都
知兵馬使始加左金吾衛將軍未嘗爲右金吾大將
軍復以神策先鋒討田悅加御史中丞再加御史大
夫左散騎常侍非檢校官所記諸子僅十二人史稱
十五人皆當以碑爲正耳聽於其時徒見晉公祿位
勲業之盛幾埒西平意其文之足以光顯其先而不
知晉公雖非忌者自以爲位宰相績文崇簡要體當
如是耳而於西平之元功偉算十不著二三於乎是
寧非聽責耶前此韓昌黎柳州固無恙也有碑誌
以來爲人子者其不作李聽鮮矣吾竊有感故志之

兪州山人

四部稿

太保聽能求誠懸書又碑亦可謂有意不朽矣晉公
名相也文雖不及韓柳然言之足重過之且亦非不

能文者聽此舉未爲全失若近世其人貪邪又不解
摛辭乃徒以官爵高趨之此則又出李聽下數倍者
也使李愿若在或尙知乞昌黎文然是時愿已亡矣

書畫
跋跋

晟在唐功蓋天下可謂偉矣唐書列傳叙其官時與
碑不合碑謂晟由左清道率歷三府右職累遷至光
祿太常卿傳則云授特進試太常卿碑謂晟爲涇原
四鎮北庭節度都知兵馬使代宗徵之以左金吾衛
將軍爲神策衛軍兵馬使傳則云以右金吾衛大將
軍爲涇原四鎮北庭兵馬使碑謂晟平蜀還授檢校

太子賓客而傳不書碑謂建中二年以晟爲神策先
鋒都知兵馬使加御史中丞尋拜左散騎常侍兼御
史大夫傳則云晟爲神策先鋒加檢校左散騎常侍
兼魏府左司馬尋授御史大夫碑謂皇居失守授晟
檢校工部尙書充神策行營節度使傳則云詔拜神
策行營節度使碑謂大駕再遷加檢校右僕射尋轉
左僕射同平章事兼京兆尹神策軍京畿鄜坊節度
觀察等使管內及商華等州副元帥復詔晟兼河中
晉絳慈隰節度使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
討使又進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傳則云

進晟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詔晟兼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討使又進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碑謂鑾輅爰歸拜司徒兼中書令俄以本官兼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觀察等使及四鎮北庭涇原等州副元帥改封西平郡王傳則云拜晟司徒兼中書令尋拜鳳翔隴右涇原節度使兼行營副元帥徙王西平郡晟之碑作于當時而史成於後代要當以碑為是

琳瑯

王元美云是時西平諸子皆已逝獨太保聽存乞晉

公文今碑首云奉勅撰書序末云乃命臣度稱代言

時似非聽乞也元美豈未讀全文耶

石墨鐫華

予舊未見此碑近始見之字雖剝落然一段挺拔不

羣之概尚可捫而得也王元美不滿晉公之文謂西

平之子皆逝獨太保聽存乞文於晉公然此碑列銜

云臣裴度奉勅撰子以為奉命之作固自有體西平

之功赫著人世何可過為鋪揚不為人主地元美見

不及此矣嘗見蘇子瞻著温公碑累累數萬言卒來

忘者之口温公竟不能有其碑此千秋之炯鑒也

庚子

銷夏記

按晟卒于貞元九年碑立于太和之三年相去已三十七年矣以晟之功蓋天地名震華夷子孫衆多門吏貴盛而卒之日不爲建碑墓上何也新舊史晟子十五人碑則十二非聽之請將勞臣茂績不及二氏之碑充滿于紺宮紫觀乎史云上思晟勲力製紀功碑俾皇太子書之刊石立于東渭橋久已滅沒而此碑尙存非晟之幸乎所歷官階碑傳率多不合傳所略者事王忠嗣李抱玉初署三府右職益史書其大不錄宜也至贈太師謚忠武爲主恩巨典而碑遺之何耶晉公之文不能風發電掣凜凜有生氣特以誠

懸書法爲古今所重故此碑保護至今猶得不仆然

歷歲滋久不無剝蝕其波磔漸失矣惜哉

金石錄後錄

碑文簡略不及史傳叙事之詳惟云乾元初客武都值酋豪以缺守遘亂殺掠平人公與所從十數馳而射之殪其爲魁者餘黨遂遁寇所虜獲積如邱山公一無所取惟椎牛醢酒享士而去邦人具狀以聞特拜左清道率則新舊史俱未之載也晟祖思恭洮州刺史父欽左金吾衛大將軍今南監本汲古閣本唐書世系表云思恭金吾刺史欽左洮州金吾衛大將軍乃轉寫之謾爾碑經後人重開雖閒架尙存而神

采頓減如裴晉公署銜當云特進守司空今譌守為爵俗生不通官制以臆妄改甚可笑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此近時所搨然字蹟尚不甚模糊唯其間有為妄男子增益者如具以狀聞聞字上本空一格今本作具以狀以聞既無此文理而次以字全乏端重之容與前後以字無一相同者又唐文宗年號大和本是大小之大今本於大字內增一點作大與碑中所有大字相較其點畧小亦後人妄加也魏明帝與北魏孝文帝年號是太和而文宗則是大和他碑版咸可據宋刻新唐書亦然今人皆一例作太和矣安知不反

執此碑以為左證乎

抱經堂文集

按此碑換者裴度舊唐書度傳云宮車晏駕

謂敬宗

迎江王即文宗立為天子以功加門下侍郎集賢殿

大學士太清宮使大和四年六月詔特進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晉國公此碑立于大和三年四月而結銜已與傳同惟守司徒碑作守司空為不同据傳則穆宗即位之初已檢校司空兼充押北山諸蕃使在軍疏論元稹恃寵惑聽穆宗不悅罷度兵權守司徒同平章事充東都留守是度之守司空改

守司徒已六七年碑何以猶稱守司空也書者柳公權兩唐書傳皆言歷穆敬文三朝侍書中禁遷右司郎中累換司封兵部二郎中與碑結銜稱守尚書庫部郎中者亦異碑載晟之曾祖嵩祖思恭考欽兩唐書無傳僅見宰相世系表然舊書李晟傳稱祖思恭欽代居隴右爲裨將新傳亦云世以武力仕然位不過裨將据世系表與碑皆言上兩世官刺史而欽官左金吾衛大將軍則非可槩以裨將目之矣舊傳載貞元四年詔爲晟立五廟以晟高祖芝贈隴州刺史曾祖嵩贈澤州刺史新書宰相世系表起自曾祖嵩不載高祖芝碑叙先世亦不從高祖始其曾祖嵩贈洮州非澤州其後亦不載立廟事蓋各有詳畧不同也凡受封者先云封某後云改封某碑稱晟改封西平郡王溯其前並未先有封爵稽之兩唐書亦同此必碑傳皆失書初封不然何以遽云改封耶碑自大和元年疏請刊石乃有裴度撰文之命遷延至三年而後建碑卽此一端可見唐自中葉以後朝政漸見廢弛前乎此者朝命夕行未有蹉跎若此者也末署歲次已酉實是大和三年而趙氏金石錄次于二

年今刻本注云案金石文字記作三年蓋趙氏當時未檢歲次已酉之語而誤列于二年也

狀嵩高靈勝詩刻

石高二尺八寸七分橫廣五尺九寸五分共二十六行行十九字末後有宋人移置記二行並正書在登封縣中嶽廟

府尹王侍郎准制拜嶽因狀嵩高靈勝寄呈三十

韻

朝散大夫守衛尉少卿尉遲汾

雄雄天之中峻極聞維嵩作鎮盛標格出雲為雨風瑞

時物不癘順澤年多豐加高冠四方白武通云中央之嶽獨加高字者何

中央居四方之中可高故曰嵩高視秩居三公明朝虔昭報頌

祀歲嚴恭署祝紉御札詔賢導

宸衷皇皇三川守馨德清明躬肅徒奉蘭沐竟

夕玉華東星漢耿齋戶松泉寒壽宮具循諒蠲吉曙色

猶蕊矇端儀大圭立興俛聲玲瓏挹瓊椒桂馥奏金巖

壑空靈歆若有蒼髣髴傳祝工卒事不遑偃勝奇紛四

叢朝霞破林嶂錯落問蒼紅動息形似蟻靈黃氣如籠

奔傾千萬狀羣嶽安比崇日月襟袖捧人天道路通冥

搜必殫竭躋覽忘崎穹踏翠通諸剎起綿步難終浮丘

仙袂接謝公展極窮龍潭應下瞰九曲當駭容又有九龍潭在

寺側崇崖對口壁口千龍門計東豁三臺有何蹤雜道

切九曲分蓄誠黑不側自嶽廣東北二十里至一山名曰東龍門其東有三金

臺山昔漢武東巡過此山觀三學仙女遂以為名焉像

語奚應仙經云嵩高大巖下有佛圖音妙有大金像

嵩脚上聞之欣然彼林求索時白霧昏迷失路一往看

之即入山水唯觀一廚香去入三四步側足聚跳步步

若有所引口久迴顧去十步中忽玉人光想融盧元明

有青燄出就視之有自然天池玉人光想融嵩山記

嶽窟口為神像有一玉人長五寸玉色甚光潤制作亦

佳莫知早晚所造蓋嶽神之像相傳謂明公山中人悉

云嘗失之瑤漿与石髓清骨宜遭逢穴中觀二人圍碁

經旬乃觀有一杯白飲与墮者飲氣力十倍碁者問願口否墮者

云不願碁者曰從此西行天井中多蛟龍但投身入井

自當得出若飢取井物食之墮者如言可半年乃出蜀

中門張華華曰此仙館丈夫所飲者玉漿所食者龍穴

石况是降神處跡惟申甫同周翰已洽論伊衡亦期功

誠富東山興須陟中台庸勉促旋駢軼未可戀雲松散
材事即異期為十一峯

大和三年六月十日

刻字人薛元

余被 詔禱雨於 岳祠獲是石于圮牆之下遂移

置壁間庶圖傳之永也熙寧丁巳季春日大梁王紳

衮儀

今在中嶽廟壁題云府尹王侍郎准制拜嶽準字作

准金石文

立石紀年太和北魏亦有太和今詩內小註稱白虎

通為白武通虎唐廟諱知為唐文宗太和年也說

王侍郎者王璠以吏部侍郎為河南尹也韓文公與
祠部陸員外書云有沈杞者張苴者尉遲汾者李紳
者張後餘者李翊者或文或行皆出羣之材也汾遂
以貞元十八年登進士第其文章雖不多見此五言
詩排冝頗近昌黎真書規撫虞永興尤精妙昌黎亟
賞之不虛矣

潛研堂金
石文跋尾

詩有注引道書仙經世說等皆出初學記唐之詩人
守此獮祭也未有熙寧丁巳大梁王紳題字云獲是
石于圯牆之下移置壁間汾名見劉昫唐書張仲方
傳云李吉甫卒太常定吉甫謚為恭懿博士尉遲

汾請為敬憲

中州金
石記

按題詞則靈勝詩乃王尹撰尉遲汾書金石文字記
作尉遲汾撰誤

河南
府志

碑在中嶽廟峻極門之東角門壁碑自熙寧丁巳大
梁王紳移置壁間舊惟嵩陽石刻記作尉遲汾書近
府志踵襲其謬且謂金石文字記作尉遲汾撰者誤
據詩云皇皇三川守馨德清明躬其意正言王尹隄
制拜嶽汾乃寄呈此詞若以尹自撰豈復作此語哉
詩後用東山展齒等字皆可證明為汾所寄無疑而
葉氏竟卒然至此其他安德不滅裂為之耶唐石刻

遇稱皇帝皆空三格今詩中三川守又詔賢導宸衷
三川守及賢字措語美王尹耳何為亦空三格耶小
註內引白武通云中央之嶽獨加高者何中央居四
方之中可高故曰嵩高以余近所見本直無此文惟
云中央為嵩山者言其後大之也乃知近刻為不全
之書其中傳刻佚脫必有為世所未及見亦不暇補
綴者非得是石何由少見古本耶左傳正義云白虎
通義因穀梁之文
為之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為苗除害上以其
宗廟下以簡集土眾也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
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
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狩地而取之也四時之
田總名為田何為田除害也今白虎通義十卷無
此語豈亦有逸篇與見困學紀聞 授堂金石跋

處州孔子廟碑

碑連額高七尺廣三尺五寸文分四層第一二層各
十八行行九字第三層十七行行九字第四層亦十
七行行八字額題處州重刊孔子廟碑八字並
篆書後有嘉靖癸未一行亦篆書在麗水縣

自 禋 子 聖 皇 向 歲 禮 祀 而 遍 天 下

崇 唯 社 稷 與 孔 子 焉 然 所 社 祭 土 稷 祭 農

自 龍 與 禽 鳥 其 性 宮 共 其 尊 且 又 其 性 所

不 履 而 壇 豈 知 以 子 用 王 者 事 魏 然 當 亞

已 門 入 為 配 自 天 子 而 下 凡 百 揀 跪

薦 祭 雖 設 誠 敬 禮 如 親 秉 豆 者 焉 龍 禽 兼 已

功 以 子 功 德 固 自 為 子 弟 哉 自 古 即 有 以

功德還其位者不得常祀而聽棄以學皆
不得然不得常祀然其禮事皆雜如祀
之盛所謂出乃已來未或知祀子賢謂
於堯舜謫者此其然也祀子賢謂
或不發修事噫謂博士弟學或發於司
召按實上其其所業獨前出制也
繫聖官發已為夫既新於祀子賢又命王
改為饌回聖子學十人象其餘亦十子
聖子學高生高生楊維顛等數十人
公韓生董生高生楊維顛等數十人

谷圖之辭謂博士弟學以皆其乃設講堂
教之於禮熟習其中又為置本錢向米令
可繼廟己南廟成即率吏及博士弟學入
學於釋菜禮者數唯其弟學與於學
繫後尚文於古記釋不貴諱故其為政知
所共發可謂也子已諱曰
維此廟學繫後所已廢初廢下福不以向
先所廟亦廟廢者以新熱宮福陵與
講讀司常不諱用勸竭竭先始亦師出
羣聖嚴嚴介濊已按家圖祀苟成在斯堂

以瞻的儀牌不惑定後上君以觀慶成美
瑒辭院石已贊被始

朝贊亦太字國中祭酒賜紫金魚袋韓
撰

舊碑題云味十寺奉杏陵君韓經始

文及置石內和二年歲次正西卯月物

廿五日紫西敬陵君陵遠立朝議與權

如南強司馬上程國任通書兼等題

皇宋嘉定十七年閏八月初吉朝議來

亦直龍圖閣提舉建康府府為禧觀賜紫

金魚袋陳以頤東書經題

朝奉與權發遣南州軍強耕管內勸耕

事階緋王寢觀象立

皇朝嘉靖癸未歲三月吉旦奉政亦亦湖江蘇州府同知

蘇州王備校補 陳子新贊物

釋文 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遍天下者唯社稷與

自 孔子焉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

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

坐以門人為配自 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薦祭進退

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棄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無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其賢過於堯舜遠者此其效與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德裕至官能以爲先既新作孔子廟又命工改爲顏回至子夏十人象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邱明孟軻荀况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楊雄鄭元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設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又爲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尙文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維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庫下神不以字先師所處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先哲有師之尊使聖嚴嚴大法以存象圖孔肖成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惑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辭碑石以贊攸始

朝散大夫守國子祭酒賜紫金魚袋韓愈撰

舊碑題元和十三年李使君繇經始碑文及置石大
和三年歲次己酉六月朔廿五日癸酉敬使君僚建
立朝議郎權知處州司馬上柱國任廸書兼篆額
皇宋嘉定十七年閏八月初吉朝議大夫直龍圖閣
提舉建康府崇禧觀賜紫金魚袋陳孔碩重書并題
額
朝奉郎權發遣處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借緋王夢
龍重立

皇明嘉靖癸未春三月吉旦奉政大夫浙江處州府
同知長洲王俸校補 陳弋新摹刊

按此碑据金石錄及廣川書跋皆以爲任廸行書
而廣川則又云咸通四年刺史王通古重立是此
碑最初立者爲敬僚在大和三年重立者爲王通
古在咸通四年再重立者爲王夢龍在宋嘉定十
七年最後摹刊者爲王俸在明嘉靖二年癸未而
書碑則初爲任廸行書後爲陳孔碩篆書最後爲
王俸校補卽此碑是也歷次重立皆不詳其故大
約是斷裂缺遺然自大和三年至咸通四年僅逾
三十五年不知因何重立碑題無明文王通古又
無傳可攷不知廣川書跋之語有可据否也文爲

韓愈撰今取宋畱耕王氏昌黎文集刻本校之其不同者唯社稷與孔子焉然而社祭土集本焉作爲然字屬上句北面拜跪薦祭集本無拜薦二字皆無如孔子之盛集本無作不其賢過於堯舜遠者集本作遠矣顏回集本作顏子設講堂集本上有又爲置三字又爲置本錢廩米集本無又爲二字揭揭先哲集本先哲作元誓以贊攸始集本攸作假又集本題下注云此篇方從石本方者朱子考異序所謂莆田方氏卽方崧卿也石本常卽僚僚所立者畱耕王氏集本刻于寶慶三年王夢龍石本刻于嘉定十七年是刻集之時石刻新出甫四年方氏未能據以校韓集則方氏所據者尙是任迪之舊本矣碑與集不同之處雖於文義無大紕繆然細按之則今石本較勝或方氏所見石本有缺泐模糊及剪禱失次之病致互異也昌黎撰文時守國子祭酒据本傳自袁州刺史徵爲國子祭酒在元和十五年碑舊題云元和十三年置石大和三年建立是置石在撰文前二年建立在撰文後九年矣碑載鄴侯李繁新作孔廟十哲皆塑象其餘先賢後儒皆畫壁亦可見當時廟學從祀

金石錄卷一百八
之制李繁爲鄴侯泌之子舊書附泌傳但言其累居郡守而力學不倦歷隨州亳州刺史而不及處州據此碑知其官處州在元和十三年也敬僚任迪俱無傳宋時重書之陳孔碩福州侯官人宋史附見其子驊傳稱其爲朱子及呂祖謙門人重立石之王夢龍無攷

東郡懷古詩刻

石橫廣三尺六寸高二尺三寸二
十一行行十三字隸書在滑縣

東郡懷古二首

義成軍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戶部尚書兼滑

州刺史御史大夫李德裕

四王京兆

河水昔將決衝波溢川海崢嶸金堤下噴薄風雷音投
馬灾未弭爲魚歎方深惟公執球璧誓與身俱沉誠信
不虛發神明宜余臨湍流自此迴咫尺焉能侵逮我守
東郡悽然懷所欽雖非識君面自謂知君心意氣苟相
合神明無古今登城見遺廟日夕空悲吟

陽給事

宋氏遠江左豺狼滿中州陽君守滑臺終古垂英猷數
仞城旣毀万夫心莫留跳身入飛鏃免胄臨霜矛畢命

在旗下僵尸橫道周義風激河汴壯氣淪山豈嗟尔抱
忠烈古來誰與儔就京感漢策握節悲陽秋顏子綴清
藻鏗然如素瑤徘徊望故壘尙想精魂遊

合大和四年六月一日題

朱長文墨池編有此詩刻劉昫唐書李德裕傳云大
和三年八月召爲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爲相而吏部
侍郎李宗閔有中人之助是月拜平章事懼德裕太
用九月檢校禮部尙書爲鄭滑節度使今碑以大和
四年立其自署云義成軍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
校戶部尙書兼滑州刺史御史大夫正與史合懷古

詩二首亦見全唐詩王京兆名尊漢東郡太守陽給
事名瓚宋濮陽太守元和郡縣志云白馬縣河侯祠
在縣南一里漢王尊爲東郡太守河水盛浸瓚子隄
尊臨河不去後人嘉尊壯節因爲立祠今詩云登城
見遺廟卽其祠也顏延年有陽給事誄在昭明文選
序云永初之末佐守滑臺李善引東郡圖經曰滑臺
城相傳云衛靈公所築小城昔滑氏爲壘後人增以
爲城甚高峻堅險臨河亦有臺今詩云徘徊望故壘
卽其地也河侯祠在今滑縣南一里滑臺當卽縣治
德裕有書名李商隱會昌一品集序稱爲隸法道媚

金石錄亦有德裕隸書平泉草木記山居詩今不傳

中州金石記

按李德裕在東郡懷王京兆陽給事詩二首後署大和四年六月一日前結銜据新書本傳太和三年召為兵部侍郎出為鄭滑節度使舊書傳三年九月檢校禮部尚書出為鄭滑節度使以詩結銜考之則德裕是檢校戶部尚書出為鄭滑節度非兵部侍郎亦非禮部尚書兩傳皆誤而中州金石記以為正與史合者非也唐書地理志滑州靈昌郡本東郡天寶元年更名此詩題目東郡是滑州

舊名也義成軍即在滑州本名永平貞元元年所改建中二年增領鄭州興元元年徙治滑州故傳謂之鄭滑也詩第二首陽給事云就烹感漢策全唐詩漢策作漢使餘並同石刻無書人姓名意德裕所自書耶

吳達墓誌

石高廣俱一尺八寸九分二十三行行二十四字正書益題大唐故吳府君墓誌銘九字篆書在西安府

唐故奉義郎試洋王府長史濮陽吳府君墓誌銘

并序

鄉貢進士寇同

府君諱達字建儒濮陽人也其先与周同姓文王封太

伯於吳至武王始大其邑春秋之後與爲盟主及越滅
吳子孫奔散或居齊魯間因爲郡之籍氏焉祖偉皇任
虔州虔化縣丞父口冕皇任禹州別駕題輿貳邑克著
公清積慶所鍾寔繁囂嗣 別駕娶 鍾氏而生四
子 府君卽其長也弱不好弄長而能賢清白自持有
南朝隱之之操維謀獨運得東漢漢公之風歷階奉義
郎累試洋王府長史始著籍于豫章晚徙家于京國優
游墳典怡性林園脫弃軒蓋之榮趣翫琴樽之樂雖二
踈之辭榮四皓之讓祿媿之長史今古何殊不幸以大
和四年夏六月有六日遊疾終于勝業里之私第春秋
六十七以其年十月廿日辛酉祔葬于京兆府萬年縣
洪固鄉北韋村烏虜梁木斯壞哲人其萎青烏占宅窆
之期白鶴爲予喪之客夫人扶風郡 萬氏閨門肅睦
無慙斑氏之賢四德不虧豈謝謝姑之德先以寶壺元
年十月廿一日捐館于前里第及今克遵祔禮也 夫
人實生二男一女長曰仲端次曰仲璵並幼而敏慧有
文武幹材或親衛於 丹墀或繕經於白武追隲光之
莫及痛風樹之不停以其禮經有制空垂志行之文金
石靡刊孰紀陵口之變銘曰

吳氏之先 周室配天 封伯東南 世多其賢 春

秋之後國始大焉代著仁德府君嗣旃清慎

廉退吾無間然秩試王府道優林泉積善何

昧逝于中年洪固高原南抱樊川佳城鬱鬱

宿草芊芊鸞鳳茲祠龜北叶吉夜月松風

萬古斯畢

按誌所稱長達及其祖偉父口冕兩唐書俱無傳

無誌稱達原試洋王府長史洋王者憲宗子初名寔

後改名少始王高密進王洋誌又云祔葬于京兆

萬年縣南一十五里管邨四十八畢中丞沅注引路巖

撰渾侃神道碑有胄貴里歐陽詹撰左驍衛將軍

馬實墓誌有延信里司馬村而不及此誌之北韋

村可据此以補長安志之古村名也誌又云夫人

萬氏捐館于前里第捐館二字本史記蘇秦傳秦

陽君捐館舍云云其用之于婦人則始見于此

湘中紀行詩刻

石橫廣三尺五寸高二尺二寸二十行行十三
字或二十四字不等正書左行在祁陽縣

湘中紀行

湘江永州路水碧山翠兀古木口口潭陰雲起龍窟峻

屏夾澄澈怪石生口勒口艦時迴迴輕舸已超忽疾如

奔羽翼清可鑿毛髮寂寞榜漁舟透迤逗商口口行十
月杪猿嘯中夜發楓葉寒始丹菊花冬未歇凝流綠可
口積學浮堪擲口禱每驚新幽奇信誇絕稠峯疊玉嶂
淺浪翻殘雪石鷺雨中飛霜鴻雲外別迴鴈泝洞已勞
苦覽翫還愉悅鶴嶺訪胎仙口陽縣白鶴口道唐音亭
仲文哲邢陽唐亭元川間口漁釣山上多薇蕨無以
佐 雍熙何如養疵拙安人苟有績撫已行將口此路
好口口吾其謝羈繼

大和四年十月廿五日口管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
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李諒過此偶題并領男穎同

登覽

按李諒兩唐書無傳全唐詩有其人小傳稱諒字
復言三宰劇邑再為郡牧終京兆尹而不詳所牧
何郡所載詩但有蘇州元日郡齋感懷寄越州元
相公杭州白舍人詩一首題下注云時長慶四年
也而不載此詩詩中缺泐無從校補此詩題曰湘
中紀行是官桂州刺史道經永州題此詩於唐亭
者合而觀之是諒先于長慶四年守蘇州至此時
相距七年而移守桂州所謂再為郡牧者是已蘇
州元日詩句云新知四十九年非是長慶四年年

五十也至此則五十六矣有一子名穎諒之可見者祇此

甄叔大師塔銘

碑連額高八尺三寸三分廣二尺九寸十九行行三十三字正書

大唐袁州萍鄉縣楊岐山故甄叔大師塔銘 并序

沙門至閑撰

瑯琊王周古篆額

口岐大師法号甄叔幼而聰敏侗儻不羣心目貝明具大人相觀死生輪上見三聚羣迷猶如雖口處在口口口勝妙欲樂口嚼蠟無味遂投簪削頂具佛口式求正覺了義扣 大寂禪門一造響機萬慮都寂乃曰羣靈

本源假名爲佛體竭形消而口滅金口朴散而常存性海無風金波自湧心靈絕北萬象齊照體斯理者不行而遍歷沙界不口而口蓋鑿化如何肯覺反合塵勞於蔭界中妄自囚繫於是形同水月浪跡人天見楊岐山羣峯口口乃曰坤口作鎮造我法城纔發一言千巖響蒼松開月殿星布雲廊青嵐色中化出金界一口口口四十餘年滿室金光晝夜常照口口緣已畢幾感難留元和庚午歲正月十三日忽弃塵區還歸口定門口口口口口口口心沒悲口海哀聲動山如月隱天

衢羣星失曜大口泉木積為香樓用建口毗口舍利七
 百米於東峯下建窣堵波巖旋錦章列其前澗撲銀河
 落其後永光法嗣用鎮山門上足僧有任運者飽飲法
 乳誓報深恩涉萬重山經三千里來投於我請述斯文
 將口其心式旌口口銘曰
 吾師內外皆明澈如淨琉璃含寶口口常口口水灑
 羣靈大注禪可未曾竭獨步楊岐山頂上建出
 花口勝仙闕樓臺壯勢射虛空魔界輪幢盡摧折
 閻浮月隱須弥角一念收光歸寂滅長留舍利
 鎮山河光透支提照巖口猶如薝蔔花飛去枝

餘香長不歇無限門人嘆此香口口口口口口

刺史鄭縣令闕書碑人僧元幽當臺缺

唐大和六年歲次壬子四月癸亥朔廿日壬辰

右甄叔大師塔銘甄叔者乘廣之弟子也卒於元和

庚寅正月至大和壬子沙門至閑為製塔銘相距二

十有三歲矣題稱塔銘而篆額作碑銘篆人為琅邪

王周古書碑人則僧元幽也此碑向無著錄者餘姚

邵二雲侍讀為予言在萍鄉之楊岐山訪之廿年不

得頃澤州胥燕亭訪予吳門燕亭嘗宰萍鄉檢篋中

乘廣甄叔二碑相贈喜海內之有同好也因書數言

識之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阿育王寺常住田碑

碑高一丈三寸廣五尺二寸連後記及詩二首共三十七行行六十八字行書在鄞縣

大唐越州都督口口縣阿育王寺常住田碑

舊碑是前口趙州刺史徐嶠口書

前秘書口正字即萬齊融撰

順陽范的書并篆額

我聞語寂滅者本口以不生而菩薩不能去資生立法

談逍遙者存之於無待而神人不能亡有待為煩吉口

之降帝農教以未耜蒼靈之下后稷俾其播種故維摩

之毗耶稽首持鉢尚詣於香積口迦之給孤洗足著衣

猶乞食於舍衛口知夫食者不獨乎人天農者豈唯乎

政本阿育王靈塔寺者晉義熙元年之所置也昔孔雀

氏宿童子之因果當金人之授記暨鐵輪位口寶塔功

成計鳥道之千里占人寰之一勝夜口密跡以飛行神

僧護影而圍繞雖方壇氣象口萌青石之符而員頂光

明未質白雲之狀迨觀音應現而口口利賓虛求以日

口口口甫出憇如多寶之音一瓜圓開宛是樓刃之相

禪其不滅道在茲乎晉安帝允釐三才成就六度聿圖

蘭若式印招提景行阿育王故以育王靈塔爲稱首徒
觀夫輪奐規矩鈎繩剏製珠軒翠檻延袤中霄玉雷金
池周羅上界環海之下流元氣大地爲衣圍山之上結
太清諸天作蓋信方廣一都之會也左赤岸而千里右
青□□□曲霞標莽蒼幽幽述鬼谷之祠日剏晶明的
的識文人之館天花未雨宿傳龍界之香地嶺無風時
起魚山之梵則知定光諸佛海天台之赤城羅漢羣仙
謬峴崙之靈圃□□□惟神授道乃人口向使□□王
昧巴連之因初微此塔迦葉佛晦閻浮之跡殆曠茲山
蓋虛明之絕境不可得而思議者也粵寺東十五里塔
墅常住田者宋元嘉二年□□□所立也宋文帝秉籙
□□作娑羅之外護感闍耶子砂糗之供制賜是田梁
武皇握樞臨極爲寶應之下生見阿育王金粟之果勅
蠲其賦日月盈止既有命以自天陵谷□□□動其
如地梁普通□沙門僧綬茲寺之應真也以發行爲道
場以直心爲淨土聞純隨良田之喻遂篤志焉旣種旣
戒載芟載柞察地道之化成觀天道之時變晤是□□
之□□始以常住名焉次有僧濟上人虛已淨心紬茲
惠業披衣畫其脰埒持戒整其疆畔苗而不秀有恨何
及迨陳隋之季喪亂薦臻農野蕭條鞠爲茂草我

皇家執大口乘飛龍陟丕上帝之耿命紹復先王之太業有山棲曠和上道尊人傑德貴大師不中宗孝和皇帝親降璽書願同金輦擊鼓而陳其人國造船而捧其登座故知二乘行道口口朱口四果適時還陞紫口雖植衆德本作南山之福田種諸善根存東臬之淨業初湖之左右夾壤七區榛梗始口蓄畬粗立僧徒理勝力未瞻農童攸因間私竊種藝和上口蒙俗之貪垢負冥期之幽報乃推湖西易壟讓爲閑田口諍歸之春稅就給唯割湖東十頃復古賜地窮海北漸曾山南麓樓子根盤以東峙富都股引而西注真陸水膏腴之沃壤實神靈灌液之奧區於是奠其畛畷孚其版籍農野罷侵田峻至喜人到於今稱焉前寺主簡皎二法師僧祇之龍象也就先疇之畎畝敦老農之底績歲事作製蓂筮來思者久之歲功未成生厓共盡口口去荒涼紫陌之田影壁空存搖落青園之寺可爲長太息者矣有惠炬閣梨德業淳修曾統經領道勝之韻生而能言禪悅之味老而彌篤用能纂其口始高軌可追口口口口口遠与法言沙門俗姓喻氏貞口口口惠心苦節今屈知墅任垂將十年先是曷鹵未斥塗洳未濬臺稗繫蒼澗于農郊夫其心青制度日口曲折荷飾畚土堙

窪鏗凸隕口口撻石口漑高湊仰增卑隘薄分熬水口
口達口氣填掬遊盪而時至餘皮寬緩而不迫終古旱
害浸以汗潢冬不祈於積雪夏無榮乎小雨由是湖有
口口之号焉當其春爲司載田事既飭產孚甲毓萌芽
或薦或藜實穎實發上農臺而課長贏汶陽之稼如雲
矣及夫寒蟬記時農乃登穀見積聚築場圃孚不遺秉
贏無口口口口而督收成海陵之倉非衍矣詩云倬
彼碩田歲取十千其是之謂乎百穀旣蒸萬供旣設滿
以衆香之鉢薰以毗耶之城或異聲聞若化菩薩虛高
座以影集時洪鍾而口口口座而坐飯食經行臭若香

風味同甘露遍滿一劫周流十方聞之者得未曾有食
之者咸登正位白衣之會龍國無掘鬱金之香緇裳之
集雞寺不碎庵羅之末三藏口口口口之可貴一器
沙口識麩坊之非重資我飯口師之力歟都維那口綜
遊方觀化大口慈誘火耕水耨常有助於上農飛杖淨
杯今載行乎中國上座釋辯疑十城之僧主也口口口
合金柞發其休徵寺主釋惠敏九州之維那也風骨天
成鐵鎮起其靈相威能以如來之衣衣分如來之座坐
護育王之靈塔願資金錢口育王之聖田思摸石柱弟
子早按蘭書式典騏驎之閣晚遊蓮跡每參鸚鵡之林

賓頭盧之下空亟見有能師子舍那私之入寺豈謂無
知老人識異博文才非能賦阮公不事曾供香花顧越
有緣遂瞻碑版滿笈多之石室未擲其籌對輪王之金
地且耕其筆多羅口菜而書偈云

渾儀草昧象物紛拏或甲而乙或萌而牙萬殊成類百
寶攸嘉故后稷布其種神農嘗其華其燧人更運火正
司職教以鼎飪炊之黍稷易茲毛茹成此粒食是之爲
人天是之口皇極其我聞維摩曾語舍利如來大慈甘
露上味又見阿難問是香氣亦有以飲食以之爲佛事
其若長者主若聲聞人天諸居士地虛空神如聞飯氣

而亦口臻况口 之口口有待之爲身其猗與童子供

資砂糗法主大慈冷然虛受伊鐵輪以授記從滅度後

何寶塔之莊嚴得未曾有其鳥道於許人寰在哉鬼神

冥運風雨潛來自雲涌出青口口閉口千輪之蓮跡建

百福之花臺其宋帝下生梁皇外護太稷賜疇司農蠲

賦泉壤燠發潮源灌注既魚口以左右亦大口而盤口

其七菑畝平秩臺笠口思爰疏畝畷是務鋤犁三農口口

萬畝祈祈自膏口而兼倍矧雨露與華滋其豁茲開士

賞功可過口以犒勤形以肅惰束作方口西成是課始

象耕而鳥耘終牛春而馬鑣其九千箱既積五穀斯分味

蒸甘露口涌香雲孰云菩薩而謂聲聞博須弥所不能
盡屈毗耶之足薰其藐爾赤松猶田白玉矧伊塔寺神
通付囑信矣育王能生金粟彼鄭國之泥紫如富都之
水緣十我來自東經行成趣淨業斯闢善根方樹式紀
因緣匪存章句庶金田與石柱口巍巍以常住

育王寺碑後記

此寺碑記嘗爲祕盜隳壞久無整立有好事僧惠印
錄其舊文藏於篋笥又與老宿僧明秀志詮寺主僧
志口上座僧栖雲都維那僧巨嵩會議重建其碑焉
余美其樂善會剡越間有隱逸之士曰范的業文功
書未遇於時常萍泊雲水間一日扁舟至明余邀以
書口添勝境遊觀之一事略紀端由於碑後云大和
七年十二月一日明州刺史于季友記

范處士在育王寺書碑因以寄贈

明州刺史于季友

墨妙復辭雄扁舟訪遠公口天書梵口霜月步蓮宮
跡寄雙林下名畱劫石中遙知松逕望棠棣滿山紅
時在育王寺書石字奉酬口丞使君寄贈四韻

依次用本韻

處士范的上

拙藝荷才雄新詩起

謝公開緘光佛域望景動星

宮風雪文章裏書鑄璇璣中將誰比佳句霞綺散成

紅

石有口者口口柳音

按阿育王寺在今浙江寧波府鄞縣阿育王山中

此碑題大唐越州都督口口縣阿育王寺常住田

碑唐書地理志明州餘姚郡開元二十六年採訪

使齊澣以越州之鄞縣置則其題此碑時未置明

州鄞縣尚屬越州為都督府所轄也金石錄載此

碑題曰育王山常住田碑萬齊融撰范的行書雅

雨堂金石錄刻本注云按育王山當作育王寺然

阿育王是佛號脫去阿字但云育王誤也浙江通

志碑碣卷載此碑注引鄞縣志云范的順陽隱士

大和七年刺史于季友邀書齊萬融舊文此碑後

有于季友記但稱范的為剡越間隱逸之士前題

則云順陽范的書并篆額順陽地名無攷前題又

云舊碑是前口趙州刺史徐嶠口書前祕書口正

字即萬齊融撰徐嶠下泐字乃之字也新唐書徐

浩傳云浩越州人父嶠之善書舊書亦附浩傳云

父嶠無之官至洛州刺史墨池編云嶠之字惟嶽

佐佑五王迎立中宗歷趙湖洛州刺史此碑題趙

州刺史其官在迎立中宗之後則爲開元初書矣
萬齊融見舊唐書賀知章傳云神龍中知章與越
州賀朝萬齊融揚州張若虛邢巨湖州包融俱以
吳越之士文詞俊秀名揚於上京朝萬止山陰尉
齊融崑山令云云據朝萬二字是以萬字屬上文
作賀朝萬也然全唐詩小傳於萬齊融注云考唐
人所選國秀搜玉二集俱作萬齊融賀朝則顯然
是舊唐書誤也舊傳稱齊融官崑山令碑云祕書
口正字郎當由前爲正字郎後爲崑山令未可知
也浙江通志作齊萬融亦訛刺史于季友兩唐書
于頔傳云頔子季友尚憲宗永昌公主拜駙馬都
尉不言其官明州刺史不知卽此于季友否耶碑
末于季友范的倡和二詩全唐詩俱不載

寂照和上碑

碑高五尺七寸廣二尺九寸三分二十八
行每行五十二字正書篆額在咸陽縣

大唐安國寺故

內外臨壇大德寂照和上碑銘

并序

宣德郎守祕書省著作郎充集賢殿修撰上柱國段

成式卷

少華山樹谷僧无可書

處士顧元篆額

釋氏徒毗尼者雖不轍平意地而形骸之外是釘是輻
大宅煽烘羊鹿効駕亦各也視中夏聖人刑自墨數三
千或由性戾將墨而之贖金也將贖而之畫衣慙懼也
以至蹙芻視給未嘗犯者信生于匡鄉可約束至顏氏
子也西方聖人設戒二百五十俾隄限身口徑出生死
今言法者殼喉舌鑄鏡其人我性錫戾垢不嘗澡雪近
非延熒或不能孕業人天也言禪者失之理圯漸磴一
念五位不及能者吾見其為泥人若射箭也至乎咏生
死之流闔身口之歧其在毗尼乎 國初有宣聲

乎毗尼寂寂然將二百年有

照公嗣焉

大德

號寂照字法廣族龐氏京兆興平人 父詮灌鍾府折
衝鎮于咸陽馬跑泉精祠母竇氏嘗夢禮掌塔既而有
娠不嗜葷腴及產吮而不啼慙而始誰竇氏日滋善種
福塋穎碩請介處不饒其夫許之塊然若居士之室太
常之齋也雖虬口于牀將蠶不觸遂同謁揔持寺積禪
師始具五戒 大德隸執筆年昉七歲宇泰定者佐如
顛日積公異之父即留為童俾勤汲煬不難離別初讀
法華經五行俱下次授維摩經俱舍論未終執際腹三
百幅衆号聖童遂嬰髮焉如匠之度木中若蠹蝸心入
震火叩之其聲虛嘶為桴則速腐不能久持大厦故鼓

金石錄卷一百八
地之桐 大士之種也潤梓之腹 大士之聲也荆氏
之林 大士之用也而况弦號鐘一鼓殷然大鑿十四
年西明寺遇方等口試得度於慈悲寺初肆四分勤
不交睫卽開講於海覺寺著名兩街後弋志於涅槃經
起信論功次六麓理混四生壞隄漢激宗流于性或有
墨守悞塚利塚王尺七被偈答暗革迺範固毗耶比丘
不足以解疑悔也貞元六年 詔啓無優王寺舍

利因遊鳳翔擅律學者從而響臻 大德規規不怠處
衆如表影惟直矣或珥多羅菜者口蒲萄蔓者不病面
而鑑壁者染爪而半月形者悉齊由右門而出也十年

春將夏于清涼山清涼山鼻殊大士是司鱗長遊之不
誠必有疾雷烈風 大德胠胝膜拜終日不息見若白
構而梁木散而釭虞乳剝於霓末戟網榭於曦表其光
大而綆直細而瑩滴詭狀雲手瞥影電燧千變萬化不
可窮極居山雪首者驚曰自有此山未有此相由 大
德行潔誠著也因屨及蔚州人到此山險如楞伽勢如
喬陟榎檜駢植衢柯四布夏籟所及百雉苔色其下榻
車夜千縣孿芊芊相傳云普賢地也 大德望麓一禮

五雲觸石越一年之大白復賓于號止法會福慶寺往
來於渭濱鄆塢間十餘年後教授於隴州稠林槎枿魔

界曰蹙時昭義劉公邕在普潤息女出嫁請口 大

德具戒焉元和初豐鐘創鉅成難跋及至三年於咸陽
魏店立尊勝幢祈禱法界也其年功德使請住安國寺
尋移 聖容院俾二望僧主之 錫二時服各隸

七人 大德一數也自長慶中寶靈末大和初皆

駕幸安國寺 大德導于 前蹕儀形偈答不隔

旒纒因 詔入內夏于神龍寺大和二年來延唐寺

數乎菩提惻乎禪郵泊七年冬季上弦而疾下弦而病
將化之夕異香滿風體可折支其月闇維於寺北原僧
年七十六僧夏五十七置幢于積祖師塔院門人神晏

啓初紀曰于幢其詞蔚然矣門人律大德口文其行惟
肖門人契元駕說者也 大德設泉元構心跡規矩若

日出于湯谷至于昆吾是謂正中其徒化之實實然不

差淨觸噫 大德之去佛日虞泉矣門人興善寺實相
上人惡俗決疣顛處塵外嗣 師之志以成式腹笥三

藏請詞其德銘曰

汗汗靡流導于港溝覺路坦夷踰腐其軻燧明厚夜業
白東屠由之不懈二乘其軹惟宣斯述惟寂斯紹偃蓋
椽扞影直其表性若擢筠猥寒聳冰珠數絕貫衣特壤
勝志完海囊爲正法朋隄防意地林援不騰瞻荀惟嗅

多羅不斷鳴癡翼慧無明破卵燼其業第茲厥乘緩駛
紀中流平漚扶渾一雨濯枝嵐颺鼓翰偈古雲碧庭秋
桂丹羣木繩方衆景圭端資糧趺跣長途僅半翛然而
往慧曦晚晚卯樹蟠實柰菱霜苑甚垢斯潭衆縛斯爾
覺源昉醮大宅火輝迪毫詎昏品蓮詎凋行著高石劫
窮不消

刻 玉冊官李郢刻字

此碑在咸陽西馬跑泉地中武功康子秀先生過而
識之以語土人豎于道傍其后王咸陽移之咸陽城
中寺以碑有安國寺字遂改名其寺爲安國寺按碑

段成式撰僧無可書成式文筆自奇此文爲佛言尤
奇無可賈島從弟有詩集傳世其書法出柳誠懸而
優孟者子秀名樗太史德涵子也

石墨
鐫華

碑舊在縣西卅里馬跑泉鎮今移置縣寺堦下夫物
之善合往聞未覩碑初出失跌土人以碌礧承之不
相宜移來方慮寺堦下方石刻雲覆宛然以碑合之
昭然原跡不知何相遠也遇芬奇矣聞初康牧識而
出之土中牧號小山對山子也

咸陽金
不遺文

唐季惟裴休成式以通釋典稱裴事莊嚴流行猶爲
外事則悟佛心印者段一人而已今觀此所爲照公

碑記聞洵博然精微奧義何未數數然也豈專重在戒故于法禪二宗不無軒輊乎乃牟尼一人之身耳道何以三也倘段于所謂一者未能唯耶碑稱顏氏子若戒可歸門則四勿爲一偏之語矣而法禪二物又將屬之誰乎段未免貪多識而不見如來已無可之書固一時習尙石經多此法可知也然此碑則導源二歐掩有河東清道圓利洵可擅一時之技出諸書僧之上世輕其人因薄其技而不傳余乃爲拈出不徒以愛段文而已也

墨林快事

碑文險怪用內典字極夥樊宗師之流亞也有云西方聖人設戒二百五十魏書釋老志爲沙門者初修十誠而終于二百五十則具之成大僧婦人道者曰比丘尼其誠至于五百隨事增數在于防心攝身正口古之僧尼未有不從律戒入者今則以禪悟爲上乘置戒律于不復道矣

金石錄補

文云將化之夕異香滿風體可折支按孟子爲長者折枝趙氏注云折枝案摩折于節解罷枝也碑以支爲杖用孟子語寂照俗姓龐氏京兆興平人父詮灌鍾府折衝灌鍾府蓋亦雍州百三十一府之一而史之所佚也寂照卒于大和七年十二月其刻銘之年

月不可收金石文字記題云開成六年正月攷文宗

以開成五年正月崩武宗卽位其明年改元會昌安

得云開成六年乎蓋顧氏記憶之誤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唐安國寺有二一在西京一在東京在西京者爲睿

宗龍潛宅以景雲元年九月爲寺卽此是也在東京

者爲中宗節愍太子宅神龍二年爲崇恩寺後爲衛

國寺亦以景雲元年十二月改名其並得名爲安國

者以睿宗本封故也大德以大和七年卒文稱大和

二年來延唐寺以會要攷之延唐本名萬善爲會昌

六年奏攷碑于開成末卽稱延唐是會要云云亦不

甚是矣

關中金石記

按此碑撰者段成式舊唐書傳段文昌子成式字

柯古以蔭入官爲祕書省校書郎研精苦學祕閣

書籍披閱皆遍累遷尙書郎咸通初出爲江州刺

史家多書史用以自娛尤深於佛書新唐書則稱

其官終太常少卿而皆不載其官著作郎充集賢

殿修撰史之畧也段成式詩與溫庭筠李商隱齊

名時號三十六體以三人皆行十二也書者僧无

可全唐詩小傳稱無可居天仙寺此碑則云少華

山樹谷僧其詩有宿安國寺簡公院一首殆卽此

書碑之安國寺也碑書無變王寺誤作無優蓀葛
作瞻葛通用字碑無建立年月据文稱大和七年
冬季上弦而疾下弦而病化其月閤維於寺北原
計其時歲暮矣此後神晏置幢契元述行實相請
銘皆非閤維時所能猝了而大要亦不出來年之
事然無可確定附於七年

林放祠記

石已殘裂就搨本計之高四尺一寸八分廣二尺七分七行行廿六字或廿七字下等正書在曲阜縣放

唐 林放祠記

原□□□故□□□□□□□□世道人心之大
□□□以□□□□前□也缺孔子賢之□□而□

畫□言一時□奕世之下莫不□問禮一言□□林
放□以□□缺正□□□□春□祭□列于洙泗之濱

故百代□振人文□不朽也缺□以□於□其□中□

□□民□□□□□□□□人□□□缺功□□□文□

□□□至不□可缺先王之□□□□缺及士民之□

□受其教化缺□非□然缺七十二□□皆確乎不可

固宜乎与□缺林放之賢□聖人□□雖泰山□□

如□□嗚呼此其所以為缺

大唐口和口年甲口春口口

按碑文缺泐讀不成句題曰林放祠記文中惟林放字兩見而建祠之由不能詳也林放魯人孔子弟子開元時贈清河伯闕里文獻考載放城集唐大和二年碑卽此碑也碑末年月存和字甲字大和二年戊申歲不應有甲字惟八年爲甲寅當是

落星石記

記二段一段七行行九字一段四行行十一字正書在興平縣

若星石者晉穆帝昇平元年正月丁口口于口西南皇

浦村口口口爲石至大和口口口百九年是年正

月二口五日因移在縣之後口長城陳元錫記

落星石埋沒縣東北荒蕪地恐久沈迷移來縣廨

大元至正廿八年口口中句

郎中崆峒米克明峻德記

右刻在唐大和中陳元錫題名之後石卽晉昇平元年所隕者也詳見元錫記及晉書本在縣東北田間克明昇之縣署因有此題

關中金石記

按記云落星石晉穆帝昇平元年正月丁口口于口西南皇甫邨至大和口口口百九年年云云晉

書穆帝紀昇平元年正月丁丑隕石于槐里一此

石刻丁下泐字乃丁丑也槐里縣名即唐之興平

縣長安志興平縣石星晉穆帝太和中隕于槐

里以昇平作太和誤矣太和中是晉帝奕紀元非穆帝長安志又

云槐里故城在興平縣東南十里此記云西南是

槐里之西南然攷興平縣唐置二十鄉宋存六鄉

管二百四十邨而長安志所載六鄉東南西南皆

無專主鄉名不知皇甫邨當在何鄉古村名亦可

補長安志所未備也自晉穆帝升平元年丁巳歲

至唐文宗太和九年乙卯歲凡四百七十九年而

此記大和下缺四字下有百九年字數不能合所

未詳也

修龍宮寺碑

碑連額高九尺廣四尺六寸二十三行行三十八字正書在嶧縣

唐修龍宮寺碑并序

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中散大夫檢校左

散騎□□□□□□□□□□丞賜紫金魚袋李紳

撰

會稽地濱滄海西控長江自 大禹踈鑿了溪人口

宅土而南巖海跡高下猶存則司其水旱泄為雲雨乃

神龍之鄉爲福之所寺曰龍宮在剡之界靈芝鄉嵯亭
里地形爽塏林嶺依抱剡宇頽毀積有年所自刳置基
三徙而安此地像儀消化鍾磬不揚堵波已傾法輪莫
轉釋老循真持誠茲寺護念常啓願興伽藍而歲月屢
遷物力無及貞元十八載余以進士客于江浙時適天
台與脩真會遇于剡之陽師言曰禪有念今茲果矣顧
謂余曰後當領鎮此道幸願建口龍宮以資福履余以
爲孟浪之詞笑而不荅師曰星歲有期愚有真告臯元
和三年余罷金陵從事河東薛公萃招遊口口口已卧
病而約言無口口大和癸丑歲余自分命洛陽承
詔

以檢拔左騎省廉察于茲歲逾再口而脩真已爲異物
龍宮棟宇將盡命告墳塔因追昔言遂以頭陀僧會真
部領工人將以葢事余以俸錢三千貫口口監軍使毛
公承泰亦施以月俸俾從事寮吏咸同勝因聞里慕仁
風靡爭施口口之功力雲集清涼之蓮宇鬱興浹旬而
垣墉四周逾月而棟幹連合煖矣真界昭乎化城擇口
行僧居之以愍寺事因具香饌告誠
法王上以資

我后無疆之祥次以資龍神水府之福以名寺

之功力爲祐靈之顯報一雨之施潤洽必同
佛言

龍王心力所致使七郡山澤城邑萬人介福所安駭我

金石錄卷一百八十八
龍德是用迴此法力永資泉宮僧齋護念常爲仰荅余
固不敢以術真之言自伐俾竭誠以爲人刻石記言于
寺之刹銘曰

滄海之隅會稽巨澤惟禹功力生人始藉土壤山嶼濱
海之東溟漲空濶遐秘龍宮貝闕難知珠宮莫測雲雨
交昏深沉不隔聞法必聽依 佛必降豈騰溟海亦

化長江旣資勝因爲龍景福節宣風雨以成播育撞鍾
以告三界必聞唯爾龍室昭昭不昏我□□有僧傳
信斯人已亡斯言不口敬報前志以垂後功建飾儀相
昭明有融普利羣生罔資已□□□□□□□□□□

唐大和九年乙卯歲四月廿五日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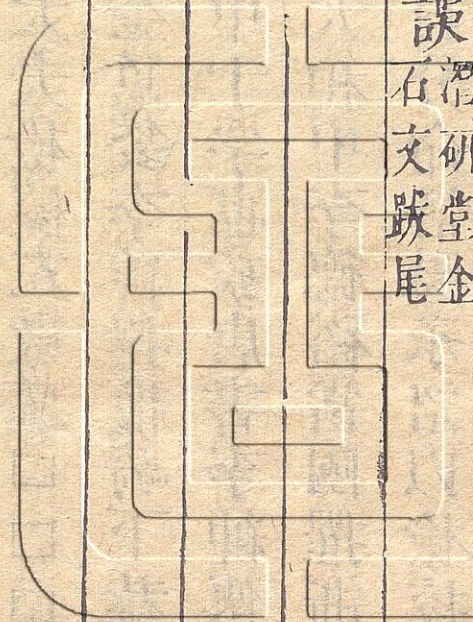
勾當造碑石并殿內石長明燈等 下缺

右修龍宮寺碑前題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
使中散大夫檢校左散騎□□□□□□□□□□
丞賜紫金魚袋李紳撰散騎下蓋闕常侍越州刺史
兼御史中十字也攷唐書李紳傳紳以太子賓客分
司東都大和中李德裕當國擢浙東觀察使碑云大
和癸丑自分命洛陽承詔以檢校左騎省廉察于茲
所謂分命洛陽者卽分司之命也高似孫剡錄旣載
此碑又云紳自宣武節度歷左散騎越州刺史似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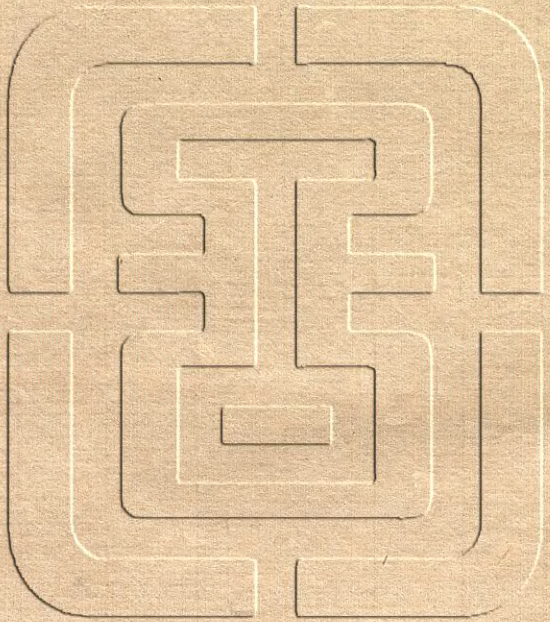
達碑文之旨矣紳之帥宣武乃在浙東召還再領分
司之後唐史所載甚明疎察於史學甚疏道聽塗說

故多舛誤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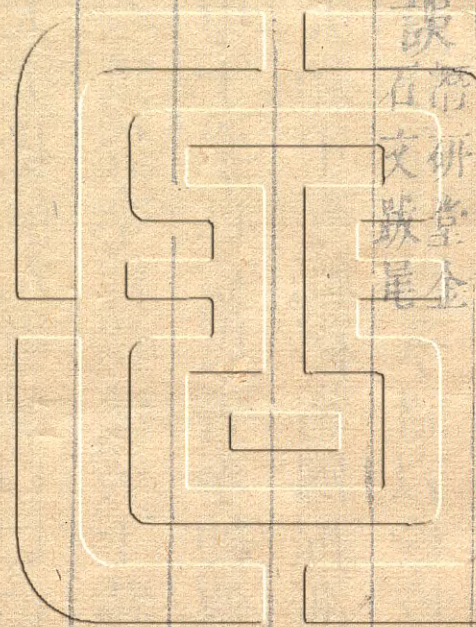


金石萃編卷一百八終



達碑文之旨矣紳之削官武乃在浙東召還再領公
司之後唐史所載甚明疎察於史學甚疏道聽塗說
故多舛誤

帶研堂全
石文跋尾



金石萃編卷一百八

